



浮生六記



浮生六記

蘇州沈復三白著

卷一 閨房記樂

余生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，正值太平盛世，且在衣冠之家，居蘇州滄浪亭畔，天之厚我可謂至矣。東坡云：『事如春夢了無痕，』苟不記之筆墨，未免有辜彼蒼之厚。因思關雎冠三百篇之首，故列夫婦於首卷，餘以次遞及焉。所愧少年失學，稍識之無，不過記其實情實事而已。若必考訂其文法，是責明於垢鑑矣。

余幼聘金沙于氏，八齡而天，娶陳氏。陳名芸，字淑珍，舅氏心餘先生女也。

生而穎慧，學語時，口授琵琶行，卽能成誦。四齡失怙，母金氏，弟克昌，家徒壁立。芸既長，嫻女紅，三口仰其十指供給，克昌從師修脯無缺。一日，於書篋中得琵琶行，挨字而認，始識字，刺繡之暇，漸通吟詠。有「秋侵人影瘦，霜染菊花肥」之句。余年十三，隨母歸甯，兩小無嫌，得見所作，雖嘆其才思雋秀，竊恐其福澤不深，然心注不能釋，告母曰：「若爲兒擇婦，非淑姊不娶。」母亦愛其柔和，卽脫金約指，締姻焉。此乾隆乙未七月十六日也。是年冬，值其堂姊出閣，余又隨母往。芸與余同齒，而長余十月，自幼姊弟相呼，故仍呼之曰淑姊。時但見滿室鮮衣，芸獨通體素淡，僅新其鞋而已。見其繡製精巧，詢爲己作，始知其慧心不僅在筆墨也。其形削肩長項，瘦不露骨，眉彎目秀，顧盼神飛，唯兩齒微露，似非佳相。一種纏綿之態，令入之意也消。索觀詩稿，有僅一聯，或三四句，多未成。

篇者。詢其故。笑曰：「無師之作，願得知己堪師者敲成之耳。」余戲題其籤曰：「錦囊佳句，」不知天壽之機此已伏矣。是夜送親城外，返已漏三下，腹饑索餌，婢嫗以棗脯進，余嫌其甜。芸暗牽余袖，隨至其室，見藏有煖粥并小菜焉。余欣然舉箸，忽聞芸堂兄玉衡呼曰：「淑妹速來！」芸急閉門曰：「已疲乏，將臥矣。」玉衡擠身而入，見余將吃粥，乃笑睨芸曰：「頃我索粥，汝曰『盡矣，』乃藏此專待汝婚耶？」芸大窘避去，上下譁笑之。余亦負氣挈老僕先歸。

自吃粥被嘲，再往，芸即避匿，余知其恐貽人笑也。至乾隆庚子正月二十一日花燭之夕，見瘦怯身材依然如昔，頭巾既揭，相視嫣然。合卺後，並肩夜膳，余暗於案下握其腕，煖尖滑膩，胸中不覺怦怦作跳。讓之食，適逢齋期，已數年

矣。暗計吃齋之初，正余出痘之期，因笑謂曰：「今我光鮮無恙，姊可從此開戒否？」芸笑之以目，點之以首。廿四日爲余姊于歸，廿三國忌不能作樂，故廿二之夜卽爲余姊款嫁，芸出堂陪宴。余在洞房與伴娘對酌，搗戰輒北，大醉而臥，醒則芸正曉粧未竟也。是日親朋絡繹，上燈後始作樂。廿四子正，余作新舅送嫁，丑末歸來，業已燈殘人靜，悄然入室，伴嫗盹於床下，芸卸粧尙未臥，高燒銀燭，低垂粉頸，不知觀何書而出神若此。因撫其肩曰：「姊連日辛苦，何猶孜孜不倦耶？」芸忙回首起立曰：「頃正欲臥，開櫥得此書，不覺閱之忘倦。」西廂之名聞之熟矣，今始得見，真不愧才子之名，但未免形容尖薄。」余笑曰：「唯其才子筆墨方能尖薄。」伴嫗在旁促臥，令其閉門先去。遂與比肩調笑，恍同密友重逢，戲探其懷亦怦怦作跳。因俯其耳曰：「姊何心春乃爾耶？」

芸回眸微笑，便覺一縷情絲搖人魂魄，擁之入帳，不知東方之既白。

芸作新婦，初甚緘默，終日無怒容，與之言微笑而已。事上以敬，處下以和，

井井然未嘗稍失。每見朝暾上窗，卽披衣急起，如有人呼促者然。余笑曰：「

今非吃粥比矣，何尙畏人嘲耶？」芸曰：「曩之藏粥待君，傳爲話柄。今非畏

嘲，恐堂上道新娘懶惰耳。」余雖戀其臥而德其正，因亦隨之早起。自此耳

鬢相磨，觀同形影，愛戀之情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。而歡娛易過，轉睫彌月。

時吾父稼夫公在會稽幕府，專役相迓，受業於武林趙省齋先生門下。先生循

循善誘，余今日之尙能握管，先生力也。歸來完姻時，原訂隨時到館，聞信之餘，

心甚悵然，恐芸之對人墮淚，而芸反強顏勸勉，代整行裝，是晚但覺神色稍異而

已。臨行，向余小語曰：「無人調護，自去經心。」及登舟解纜，正當桃李爭妍

之候，而余則恍同林鳥失羣，天地異色。到館後，吾父卽渡江東去。居三月如十年之隔。芸雖時有書來，必兩問一答，半多勉勵詞，餘皆浮套語，心殊怏怏。每當風生竹院，月上蕉牕，對景懷人，夢魂顛倒。先生知其情，卽致書吾父，出十題而遣余暫歸，喜同成人得赦。登舟後，反覺一刻如年。及抵家，吾母處問安畢，入房，芸起相迎，握手未通片語，而兩人魂魄恍恍然化烟成霧，覺耳中惺然一響，不知更有此身矣。時當六月，內室炎蒸，幸居滄浪亭愛蓮居，西間壁板橋內一軒臨流，名曰我取，取「清斯濯纓，濁斯濯足」意也。檐前老樹一株，濃陰覆牕，人面俱綠，隔岸遊人往來不絕，此吾父稼夫公垂簾宴客處也。稟命吾母，攜芸消夏於此，因暑罷繡，終日伴余課書論古，品月評花而已。芸不善飲，強之可三盃，教以射覆爲令，自以爲人間之樂，無過於此矣。

一日，芸問曰：『各種古文，宗何爲是？』

余曰：『國策南華取其靈快，匡衡

劉向取其雅健，史遷班固取其博大，昌黎取其渾，柳州取其峭，廬陵取其宕，三蘇

取其辯，他若賈董策對，庾徐駢體，陸贄奏議，取資者不能盡舉，在人之慧心領會

耳。』芸曰：『古文全在識高氣雄，女子學之恐難入彀，唯詩之一道，妾稍有領

悟耳。』余曰：『唐以詩取士，而詩之宗匠必推李杜。卿愛宗何人？』芸發

議曰：『杜詩鍾鍊精純，李詩瀟灑落拓，與其學杜之森嚴，不如學李之活潑。』

余曰：『工部爲詩家之大成，學者多宗之，卿獨取李何也？』芸曰：『格律謹嚴，

詞旨老當，誠杜所獨擅，但李詩宛如姑射仙子，有一種落花流水之趣，令人可愛。

非杜亞於李，不過妾之私心，宗杜心淺，愛李心深。』余笑曰：『初不料陳淑珍

乃李青蓮知己。』芸曰：『妾尚有啓蒙師白樂天先生，時感於懷，未嘗稍釋。』

余曰：「何謂也？」芸曰：「彼非作琵琶行者耶？」余笑曰：「異哉！李太白是知己，白樂天是啓蒙師，余適字三白，爲卿堵，卿與「白」字何其有緣耶？」芸笑曰：「白字有緣，將來恐白字連篇耳。」（吳音呼別字爲白字。）相與大笑。余曰：「卿旣知詩，亦當知賦之棄取。」芸曰：「楚辭爲賦之祖，妾學淺費解，就漢晉人中調高語鍊，似覺相如爲最。」余戲曰：「當日文君之從長卿，或不在琴而在此乎？」復相與大笑而罷。

余性爽直，落拓不羈，芸若腐儒迂拘多禮，偶爲披衣整袖，必連聲道：「得罪。」或遞巾授扇，必起身來接。余始厭之，曰：「卿欲以禮縛我耶？」語曰：「禮多必詐。」芸兩頰發赤，曰：「恭而有禮，何反言詐？」余曰：「恭敬在心，不在虛文。」芸曰：「至親莫如父母，可內敬在心而外肆狂放耶？」余曰：「前言

戲之耳。」芸曰：「世間反目多由戲起，後勿冤妾令人譬死。」余乃挽之入懷，撫慰之，始解顏爲笑。自此「豈敢」「得罪」竟成語助詞矣。鴻案相莊廿有三年，年愈久而情愈密。家庭之內，或暗室相逢，率途邂逅，必握手問曰：「何處去？」私心忒忒，如恐旁人見之者。實則同行並坐，初猶避人，久則不以爲意。芸或與人坐談，見余至必起立，偏挪其身，余就而並焉。彼此皆不覺其所以然者，始以爲慚，繼成不期然而然。獨怪老年夫婦，相視如仇者，不知何意。或曰：「非如是焉，得白頭偕老哉！」斯言誠然歟。

是年七夕，芸設香燭瓜果，同拜天孫於我取軒中。余鑄「願生生世世爲夫婦」圖章二方，余執朱文，芸執白文，以爲往來書信之用。是夜月色頗佳，俯視河中波光如練，輕羅小扇並坐水牕，仰見飛雲過天，變態萬狀。芸曰：「宇宙

之大同此一月，不知今日世間，亦有如我兩人之情與否？」余曰：「納涼玩月到處有之；若品論雲霞，或求之幽閨繡闥，慧心默證者固亦不少；若夫婦同觀，所品論者恐不在此雲霞耳。」未幾燭燼月沉，撤果歸臥。

七月望，俗謂之鬼節。

芸備小酌，擬邀月暢飲，夜忽陰雲如晦。

芸愀然曰：

「妾能與君白頭偕老，月輪當出。」余亦索然。但見隔岸螢光明滅萬點，梳

織於柳隄蓼渚間。余與芸聯句以遣悶懷，而兩韻之後逾聯逾縱，想入非夷，隨

口亂道。芸已漱涎涕淚笑倒余懷，不能成聲矣。覺其鬢邊茉莉濃香撲鼻，因拍

其背以他詞解之曰：「想古人以茉莉形色如珠，故供助粧壓鬢，不知此花必沾

油頭粉面之氣，其香更可愛，所供佛手當退三舍矣。」芸乃止笑曰：「佛手乃

香中君子，只在有意無意間；茉莉是香中小人，故須借人之勢，其香也如膏肩詔

笑。」余曰：「卿何讓君子而近小人。」芸曰：「我笑君子愛小人耳。」正話間，漏已三滴，漸見風掃雲開，一輪湧出，乃大喜。倚窗對酌，酒未三盃，忽聞橋下闐然一聲，如有人墮，就窗細矚，波明如鏡，不見一物，惟聞河灘有隻鴨急奔聲。余知滄浪亭畔素有溺鬼，恐芸膽怯，未敢卽言。芸曰：「噫，此聲也，胡爲乎來哉？」不禁毛骨皆悚，急閉牕，攜酒歸房，一燈如豆，羅帳低垂，弓影盃蛇，驚神未定。剔燈入帳，芸已寒熱大作，余亦繼之，困頓兩旬，真所謂樂極災生，亦是白頭不終之兆。

中秋日，余病初愈，以芸年半新婦，未嘗一室間壁之滄浪亭，先令老僕約守者勿放閑人。於將晚時，偕芸及余幼妹一嫗一婢扶焉，老僕前導，過石橋，進門，折東曲徑而入，壘石成山，林木葱翠。亭在土山之巔，循級至亭心，周望極目可

數里，炊煙四起，晚霞爛然。隔岸名近山林，爲大憲行臺宴集之地，時正隨書院猶未啓也。攜一毯設亭中，席地環坐。守者烹茶以進。少焉一輪明月已上林梢，漸覺風生，袖底月到波心，俗慮塵懷爽然頓釋。芸曰：「今日之遊樂矣！若駕一葉扁舟，往來亭下，不更快哉。」時已上燈，憶及七月十五夜之驚，相扶下亭而歸。吳俗，婦女是晚不拘大家小戶，皆出結隊而遊，名曰「走月亮」。滄浪亭幽雅清曠，反無一人至者。

吾父稼夫公喜認義子，以故余異姓弟兄有二十六人，吾母亦有義女九人。九人中王二姑、俞六姑與芸最和好。王癡憨善飲，俞豪爽善談，每集必逐余居外，而得三女同榻，此俞六姑一人計也。余笑曰：「俟妹于歸後，我當邀妹丈來，一住必十日。」俞曰：「我亦來此，與嫂同榻，不大妙耶？」芸與王微笑而

已。時爲吾弟啓堂娶婦，遷居飲馬橋之倉米巷，屋雖宏暢，非復滄浪亭之幽雅矣。吾母誕辰演劇，芸初以爲奇觀。吾父素無忌諱，點演慘別等劇，老伶刻畫見者情動。余窺籬見芸忽起去，良久不入，內探之。俞與王亦繼至。見芸一人支頤獨坐鏡奩之側。余曰：「何不快乃爾？」芸曰：「觀劇原以陶情，今日之戲徒令人腸斷耳。」俞與王皆笑之。余曰：「此深於情者也。」俞曰：「嫂將竟日獨坐於此耶？」芸曰：「俟有可觀者再往耳。」王聞言先出，請吾母點刺梁後索等劇，勸芸出觀，始稱快。

余堂伯父素存公早亡無後，吾父以余嗣焉。墓在西跨塘福壽山祖塋之側，每年春日必挈芸拜掃。王二姑聞其地有戈園之勝，請同往。芸見地下小亂石有苔紋斑駁可觀，指示余曰：「以此疊盆山，較宣州白石爲古致。」余曰：

「若此者恐難多得。」王曰：「嫂果愛此，我爲拾之。」卽向守墳者借麻袋一，鶴步而拾之。每得一塊，余曰：「善。」卽收之；余曰：「否。」卽去之。未幾，粉汗盈盈，拽袋返，曰：「再拾則力不勝矣。」芸且揀且言曰：「我聞山果收獲，必藉猴力，果然！」王憤撮十指作哈癢狀，余橫阻之，責芸曰：「人勞汝逸，猶作此語，無怪妹之動憤也。」歸途遊戈園，穉綠嬌紅，爭研競媚。王素怒，逢花必折。芸叱曰：「旣無瓶養，又不簪戴，多折何爲！」王曰：「不知痛癢者何害！」余笑曰：「將來罰嫁麻面多鬚郎，爲花洩忿。」王怒余以目，擲花於池，以蓮鉤撥入池中，曰：「何欺侮我之甚也！」芸笑解之而罷。

芸初緘默，喜聽余議論，余調其言，如蟋蟀之用絳草，漸能發議。其每日飯必用茶泡。喜用茶泡，食芥瀟乳腐，吳俗呼爲臭乳腐，又喜食瀟蝦瓜。此二物

余生平所最惡者，因戲之曰：「狗無胃而食糞，以其不知臭穢。蟻螂圍糞而化蟬，以其欲修高舉也。卿其狗耶？蟬耶？」芸曰：「腐取其價廉而可粥，可飯，幼時食慣。今至君家已如蟻螂化蟬，猶喜食之者不忘本也。至滷瓜之味，到此初嘗耳。」余曰：「然則我家係狗寶耶？」芸窘而強解曰：「夫糞人家皆有之，要在食與不食之別耳。然君喜食蒜，妾亦強啖之。腐不敢強，瓜可掩鼻略嘗，入咽當知其美，此猶無鹽醜醜而德美也。」余笑曰：「卿陷我作狗耶？」芸曰：「妾作狗久矣，屈君試嘗之。」以箸強塞余口，余掩鼻咀嚼之，似覺脆美，開鼻再嚼，竟成異味。從此亦喜食。芸以麻油加白糖少許拌滷腐，亦鮮美。以滷瓜搗爛拌滷腐，名之曰雙鮮醬，有異味。余曰：「始惡而終好之，理之不可解也。」芸曰：「情之所鍾，雖醜不嫌。」

余啓堂弟婦，王虛舟先生孫女也，催粧時偶缺珠花。芸出其納采所受者

呈吾母，婢媼旁惜之。芸曰：「凡爲婦人已屬純陰，珠乃純陰之精，用爲首飾，陽

氣全克矣，何貴焉。」而於破書殘畫反極珍惜。書之殘缺不全者，必搜集分

門，彙訂成帙，統名之曰「斷簡殘編」；字畫之破損者，必覓故紙粘補成幅，有破

缺處，倩予全好而捲之，名曰「棄餘集賞」。於女紅中饋之暇，終日瑣瑣不憚

煩倦。芸於破笥爛卷中，偶獲片紙可觀者，如得異寶。舊鄰馮媼每收亂卷賣

之。其癖好與余同，且能察眼意，懂眉語，一舉一動示之以色，無不頭頭是道。

余嘗曰：「惜卿雌而伏，苟能化女爲男，相與訪名山，搜勝跡，遨遊天下，亦不快哉。」

芸曰：「此何難。俟妾髮斑之後，雖不能遠遊五嶽，而地近之虎阜靈巖，南

至西湖，北至平山，儘可借遊。」余曰：「恐卿髮斑之日步履已艱。」芸曰：「

今世不能期以來世。』余曰：『來世卿當作男，我爲女子相從。』芸曰：『必得不昧今生，方覺有情趣。』余笑曰：『幼時一粥猶談不了，若來世不昧今日，合卺之夕，細談隔世，更無合眼時矣。』芸曰：『世傳月下老人專司人間婚姻事，今生夫婦已承牽合，來世姻緣亦須仰藉神力，盍繪一像祀之？』時有茗谿戚柳隄名道，喜寫人物，倩繪一像，一手挽紅絲，一手攜杖懸姻緣簿，童顏鶴髮，奔馳於非煙非霧中，此戚君得意筆也。友人不琢室爲題讚語於首，懸之內室。每逢朔望，余夫婦必焚香拜禱。後因家庭多故，此畫竟失所在，不知落在誰家矣？』

「他生未卜此生休，」兩人癡情，果邀神鑒耶？

遷倉米巷，余顏其臥樓曰賓香閣，蓋以芸名而取如賓意也。院窄牆高，一無可取。後有廂樓，通藏書處，開牕對陸氏廢園，但有荒涼之象。滄浪風景，時

切芸懷。

有老嫗居金母橋之東，埂巷之北。

繞屋皆菜圃，編籬爲門。

門外有

池約畝許，花光樹影錯雜籬邊。

其地卽元末張士誠王府廢基也。

屋西數武，

瓦礫堆成土山，登其巔可遠眺，地曠人稀頗饒野趣。

嫗偶言及，芸神往不置，謂

余曰：『自別滄浪夢，魂常繞，今不得已而思其次，其老嫗之居乎？』

余曰：『連

朝秋暑灼人，正思得一清涼地以消長晝。

卿若願往，我先觀其家可居，卽襆被

而往，作一月盤桓何如？』

芸曰：『燕堂上不許。』

余曰：『我自請之。』越

日至其地，屋僅二間，前後隔而爲四，紙牕竹榻頗有幽趣。

老嫗知余意，欣然出

其臥室爲賃，四壁糊以白紙，頓覺改觀。

於是稟知吾母，挈芸居焉。

鄰僅老夫

婦二人，灌園爲業，知余夫婦避暑於此，先來通慰，勸并釣池魚，摘園蔬爲饋。價

其價不受，芸作鞋報之，始謝而受。

時方七月，綠樹蔭濃，水面風來，蟬鳴聒耳。

鄰老又爲製魚竿，與芸垂釣於柳陰深處。日落時登土山觀晚霞夕照，隨意聯吟，有「獸雲吞落日，弓月彈流星」之句。少焉月印池中，蟲聲四起，設竹榻於籬下。老嫗報酒溫飯熟，遂就月光對酌，微醺而飯。浴罷則涼輕蕉扇，或坐或臥，聽鄰老談因果報應事。三鼓歸家，遇體清涼，幾不知身居城市矣。籬邊倩鄰老購菊，遍植之。九月花開，又與芸居十日。吾母亦欣然來觀，持養對菊賞玩竟日。芸喜曰：「他年當與君卜築於此，買遠屋菜園十畝，課僕媪，植瓜蔬，以供薪水。君畫我繡，以爲詩酒之需。布衣菜飯可樂終身，不必作遠遊計也。」余深然之。今卽得有境地，而知己淪亡，可勝浩嘆！

離余家半里許，醋庫巷有洞庭君祠，俗呼水仙廟，迴廊曲折，小有園亭。每逢神誕，衆姓各認一落，密懸一式之玻璃燈，中設寶座，旁列瓶几，插花陳設以較

勝負。日惟演戲，夜則參差高下插燭於瓶花間，名曰花照。花光燈影，寶鼎香浮，若龍宮夜宴。司事者或笙簫歌唱，或煮茗清談，翻者如蟻集，簷下皆設欄爲限。余爲衆友邀去，插花布置，因得躬逢其盛。歸家向芸豔稱之。芸曰：「惜妾非男子不能往。」余曰：「冠我冠，衣我衣，亦化女爲男之法也。」於是易髻爲辮，添掃娥眉，加余微露兩鬢，向可掩飾，服余衣長一寸又半，於腰間折而縫之，外加馬褂。芸曰：「脚下將奈何？」余曰：「坊間有蝴蝶履，小大由之，躡亦極易，且早晚可代撒鞋之用，不亦善乎？」芸欣然，及晚餐後，裝束既畢，效男子拱手闊步者良久，忽變卦曰：「妾不去矣。」爲人識出，既不便，堂上聞之，又不「可」。余從惠曰：「廟中司事者誰不知我，即識出亦不過付之一笑耳。吾母現在九妹丈家，密去密來，焉得知之。」芸攬鏡自照，狂笑不已。余強挽之，倩

然逕去。遍游廟中，無識出爲女子者，或問何人，以表弟對，拱手而已。最後至一處，有少婦幼女坐於所設寶庭後，乃楊姓司事者之眷屬也。芸忽趨彼通款曲，身一側而不覺一按少婦之肩。旁有婢媼怒而起曰：「何物狂生不法乃爾！」余欲爲措詞掩飾。芸見勢惡，卽脫帽翹足示之曰：「我亦女子耳。」相與愕然，轉怒爲歡。留茶點，喚肩輿送歸。

吳江錢師竹病故，吾父信歸，命余往弔。芸私謂余曰：「吳江必經太湖，妾欲借往一寬眼界。」余曰：「正慮獨行踽踽，得卿同行固妙，但無可託調耳。」芸曰：「託言歸寧。君先登舟，妾當繼至。」余曰：「若然，歸途當泊舟萬年橋下，與卿待月乘涼，以續滄浪韻事。」時六月十八日也。是日早涼，攜一位先胥至江渡口，登舟而待。芸果肩輿至，解維出虎嘯橋，漸見風帆沙鳥，水天一色。

芸曰：「此卽所謂太湖耶？今得見天地之寬，不虛此生矣。想閩中人有終身不能見此者。」閒話未幾，風搖岸柳，已抵江城。余登岸拜奠畢，歸視舟中洞然，急詢舟子。舟子指曰：「不見長橋柳陰下，觀魚與捕魚者乎？」蓋芸已與船家女登岸矣。余至其後，芸猶粉汗盈盈，倚女而出神焉。余拈其肩曰：「羅衫汗透矣。」芸回首曰：「恐錢家有人到舟，故暫避之。君何回來之速也？」余笑曰：「欲捕逃耳。」於是相挽登舟，返棹至萬年橋下，陽烏猶未落也。舟牕盡落，清風徐來，執扇羅衫，剖瓜解暑。少焉霞映橋紅，籠煙柳暗，銀蟾欲上，漁火滿江矣。命僕至船梢與舟子同飲。船家女名素雲，與余有盃酒交，人頗不俗。招之與芸同坐。船頭不張燈火，待月快酌，射覆爲令。素雲雙目閃閃，聽良久，曰：「觴政儂頗嫻習。從未聞有斯令，願受教。」芸卽警其言而開導之。

終茫然。余笑曰：「女先生且罷論。我有一言作譬，即瞭然矣。」芸曰：「君若何譬之？」余曰：「鶴善舞而不能耕，牛善耕而不能舞，物性然也。先生欲反而教之，無乃勞乎？」素雲笑捶余肩曰：「汝罵我耶！」芸出令曰：「祇許勸口，不許動手！違者罰大觥。」素雲量豪，滿斟一觥，一吸而盡。余曰：「動手但准摸索，不准捶人。」芸笑挽素雲置余懷，曰：「請君摸索暢懷。」余笑曰：「卿非解人，摸索在有意無意間耳。擁而狂探，田舍郎之所爲也。」時四鬢所簪茉莉，爲酒氣所蒸，雜以粉汗油香，芳馨透鼻。余戲曰：「小人臭味充滿船頭，令人作惡。」素雲不禁握拳連捶曰：「誰教汝狂嗅耶？」芸呼曰：「違令罰兩大觥。」素雲曰：「彼又以小人罵我，不應捶耶？」云曰：「彼之所謂小人蓋有故也。請乾此，當告汝。」素雲乃連盡兩觥。芸乃告以滄浪舊話。

乘涼事。素雲曰：「若然，真錯怪矣。當再罰。」又乾一觥。芸曰：「久聞素娘善歌，可一聆妙音否？」素卽以象箸擊小碟而歌。芸欣然暢飲，不覺酩酊，乃乘輿先歸。余又與素雲茶話片刻，步月而回。時余寄居友人魯半舫家，蕭爽樓中。越數日，魯夫人誤有所聞，私告芸曰：「前日聞若壻挾兩妓飲於萬年橋舟中，子知之否？」芸曰：「有之，其一卽我也。」因以偕遊始末詳告之。魯大笑，釋然而去。

乾隆甲寅七月，余自粵東歸，有同伴攜妾回者，曰徐秀峯，余之表妹壻也。豔稱新入之美，邀芸往觀。芸他日謂秀峯曰：「美則美矣，韻猶未也。」秀峯曰：「然則若郎納妾，必美而韻者乎？」芸曰：「然。」從此癡心物色，而短於資。時有漸妓溫冷香者，寓於吳，有詠柳絮四律，沸傳吳下，好事者多和之。余友吳

江張閑愁素賞冷香，攜柳絮詩索和。芸微其人而置之；余技癢而和其韻，中有「觸我春愁偏婉轉，撩他離緒更纏綿」之句，芸甚擊節。明年乙卯秋八月五日，吾母將挈芸遊虎邱。閑愁忽至曰：「余亦有虎邱之遊。今日特邀君作探花使者。」因請吾母先行，期於虎邱半塘相晤。拉余至冷香寓，見冷香已年老，有女名愁園，瓜期未破，亭亭玉立，真「一泓秋水照人寒」者也。款接間，頗知文墨，有妹文園尙雛。余此時初無癡想，且念一盃之叙非寒士所能酬，而既入箇中，私心忐忑，強爲酬答。因私謂閑愁曰：「余貧士也，子以尤物玩我乎？」閑愁笑曰：「非也，今日有友人邀愁園答我。席主爲尊客拉去，我代客轉邀客，毋煩他慮也。」余始釋然。至半塘，兩舟相遇，令愁園過舟叩見，吾母芸愁相見歡同舊識，攜手登山備覽名勝。芸獨愛千頃雲高曠，坐賞良久。返

至野芳濱，暢飲甚歡，並舟而泊。及解維，芸謂余曰：「子陪張君，留愁陪妾可乎？」余諾之。返棹至都亭橋，始過船分袂。歸家已三鼓。芸曰：「今日得見美而韻者矣。頃已約愁園，明日過我，當爲子圖之。」余駭曰：「此非金屋不能貯，窮措大豈敢生此妄想哉。況我兩人伉儷正篤，何必外求。」芸笑曰：「我自愛之，子姑待之。」明午愁果至。芸慰勸款接，筵中以猜枚贏吟輪飲爲令，終席無一羅致語。及愁園歸，芸曰：「頃又與密約，十八日來此結爲姊妹，子宜備牲牢以待。」笑指臂上翡翠釧曰：「若見此釧屬於愁，事必諧矣。頃已吐意未深，結其心也。」余姑聽之。十八日大雨，愁竟冒雨至，入室良久，始挽手出。見余有羞色，蓋翡翠釧已在愁臂矣。焚香結盟後，擬再續前飲。適愁有石湖之遊，卽別去。芸欣然告余曰：「麗人已得，君何以謝媒耶？」余詢其詳。芸

「向之祕言，恐愁意另有所屬也。頃探之無他，語之曰：『妹知今日之意否？』」
愁曰：「龜夫人擡舉，真蓬蒿倚玉樹也。但吾母望我奮，恐難自主耳，願彼此緩圖之。」
脫釧上臂時，又語之曰：「玉取其堅，且有團圓不斷之意，妹試籠之以爲先兆。」
愁曰：「聚合之權總在夫人也。」
卽此觀之，愁心已得，所難必者冷香耳，當再圖之。
「余笑曰：『卿將效笠翁之「憐香伴」耶？』」
芸曰：「自此無日不談愁園矣。後愁爲有力者奪去，不果。芸竟以之死。」

浮生六記 卷一 閨房記樂

卷二 閑情記趣

余憶童稚時，能張目對日，明察秋毫，見藐小微物，必細察其紋理，故時有物外之趣。夏蚊成雷，私擬作羣鶴舞空。心之所向，則或千或百，果然鶴也。昂首觀之，項爲之強。又留蚊於素帳中，徐噴以煙，使其沖煙飛鳴，作青雲白鶴觀，果如鶴唳雲端，怡然稱快。於土牆凹凸處，花臺小草叢雜處，常蹲其身，使與臺齊，定神細視，以叢草爲林，以蟲蟻爲獸，以土礫凸者爲邱，凹者爲壑，神遊其中，怡然自得。一日見二蟲鬥草間，觀之正濃。忽有龐然大物，拔山倒樹而來，蓋一螻蝦蟆也，舌一吐而二蟲盡爲所吞。余年幼方出神，不覺呀然驚恐。神定，捉蝦蟆，鞭數十，驅之別院。年長思之，二蟲之鬥，蓋圖姦不從也。古語云：「姦近

殺。蟲亦然耶？貪此生涯，卵爲蚯蚓所哈，（吳俗呼陽曰卵）不能便捉。鴨開口哈之，婢媼偶釋手，鴨顛其頸作吞噓狀，驚而大哭，傳爲語柄。此皆幼時閑情也。

及長，愛花成癖，喜剪盆樹。

識張蘭坡，始精剪枝養節之法，繼悟接花疊石

之法。花以蘭爲最，取其幽香韻致也，而瓣品之稍堪入譜者不可多得。蘭坡

臨終時，贈余荷瓣素心春蘭一盆，皆肩平心闊，莖細瓣淨，可以入譜者。余珍如

拱璧。值余幕游於外，能芸親爲灌溉，花葉頗茂。不二年，一旦忽萎死。起根

視之，皆白如玉，且蘭芽勃然，初不可解，以爲無福消受，浩歎而已。事後始悉有

人欲分不允，故用滾湯灌殺也。後此誓不植蘭。次取杜鵑，雖無香而色可久

玩，且易剪裁。以芸惜枝憐葉，不忍暢剪，故難成樹。其他盆玩皆然。惟每年

籬東菊綻，秋興成癖。喜摘插瓶，不愛盆玩。非盆玩不足觀，以家無園圃，不能自植；貨于市者，俱叢雜無致，故不取耳。其插花朵，數宜單，不宜雙。每瓶取一種，不取二色。瓶口取闊大，不取窄小，闊大者舒展，不拘自五七花至三四十花，必於瓶口中一叢怒起，以不散漫，不擠軋，不靠瓶口爲妙。所謂「起把宜緊」也。或亭亭玉立，或飛舞橫斜。花取參差，間以花蕊，以免飛鉞耍盤之物。葉取不亂，梗取不強。用針宜藏，針長當斷之，毋令針針露梗。所謂「瓶口宜清」也。視桌之大小，一桌三瓶至七瓶而止，多則眉目不分，卽同市井之菊屏矣。几之高低，自三四寸至二尺五六寸而止，必須參差高下，互相照應，以氣勢聯絡爲上。若中高兩低，後高前低，成排對列，又犯俗所謂「錦灰堆」矣。或密或疎，或進或出，全在會心者得畫意乃可。若盆碗盤洗，用漂青松香榆皮麪和油。

先熬以稻灰收成膠，以銅片按釘向上，將膏火化粘銅片於盤碗盆洗中。俟冷，將花用鉄絲紮把，插於釘上，宜斜偏取勢，不可居中，更宜枝疎葉清，不可擁擠。然後加水，用碗沙少許掩銅片，使觀者疑叢花生於碗底方妙。若以木本花果插瓶，剪裁之法，（不能色色自覓，情人攀折者每不合意）必先執在手中，橫斜以觀其勢，反側以取其態。相定之後，剪去雜枝，以疎瘦古怪爲佳。再思其梗如何入瓶，或折成曲，插入瓶口，方免背葉側花之患。若一枝到手，先拘定其梗之直者，插瓶中，勢必枝亂梗偏，花側葉背，既難取態，更無韻致矣。折梗打曲之法，鋸其梗之半，而嵌以磚石，則直者曲矣。如患梗倒，敲一二釘以筦之，卽楓葉竹枝，亂草荆棘，均堪入選。或綠竹一竿，配以枸杞數粒，幾莖細草伴以荆棘兩枝，荷位置得宜，另有世外之趣。若新栽花木，不妨歪斜取勢，聽其葉側，一年後枝

葉自能向上。如樹樹直栽，卽難取勢矣。至剪裁盆樹，先取根露雞爪者，左右剪成三節，然後起枝。一枝一節，七枝到頂，或九枝到頂。枝忌對節如肩臂，節忌臃腫如鶴膝。須盤旋出枝，不可光留左右，以避赤胸露背之病。又不可前後直出。有名雙起三起者，一根而起兩三樹也。如根無爪形，便成插樹，故不取。然一樹剪成，至少得三四十。余生平僅見吾鄉萬翁名彩章者，一生剪成數樹。又在揚州商家見有虞山遊客攜送黃楊翠柏各一盆，惜乎明珠暗投。餘未見其可也。若留枝盤如寶塔，繫枝曲如蚯蚓者，便成匠氣矣。點綴盆中花石，小景可以入畫，大景可以入神。一甌清茗，神能趨入其中，方可供幽齋之玩。種水仙無靈璧石，余嘗以炭之有石意者代之。黃芽菜心其白如玉，取大小五七枝，用沙土植長方盆內，以炭代石，黑白分明，頗有意思。以此類推，幽趣

無窮，難以枚舉。如石菖蒲結子，用冷米湯同嚼噴炭上，帶陰濕地，能長細菖蒲；隨意移養盆碗中，茸茸可愛。以老蓮子磨薄兩頭，入蛋壳使雞翼之，俟雞成取出。用久年燕巢泥加天門冬十分之二，搗爛拌勻，植於小器中，灌以河水，曬以朝陽，花發大如酒盃，葉縮如碗口，亭亭可愛。

若夫園亭樓閣，套室迴廊，疊石成山，栽花取勢，又在大中見小，小中見大，虛中有實，實中有虛，或藏或露，或淺或深，不僅在周迴曲折四字，又不在地廣石多徒煩工費。或掘地堆土成山，間以塊石，雜以花草，籬用梅編，牆以藤引，則無山而成山矣。大中見小者，散漫處植易長之竹，編易茂之梅以屏之。小中見大者，窄院之牆宜凹凸其形，飾以綠色，引以藤蔓，嵌大石，鑿字作碑記形。推窗如臨石壁，便覺峻峭無窮。虛中有實者，或山窮水盡處，一折而豁然開朗，或軒閣

設廚處，一開而可通別院。實中有虛者，開門於不通之院，映以竹石，如有實無也。設矮欄于牆頭，如上。有月臺，而實虛也。貧士屋少人多，當仿吾鄉太平船後梢之位置，再加轉移其間。臺級爲牀，前後借溪，可作三榻，間以板而裱以紙，則前後上下皆越絕。譬之如行長路，卽不覺其窄矣。余夫婦寓揚州時，曾仿此法，屋僅兩椽，上下臥房，廚竈客座皆越絕，而綽然有餘。芸曾笑曰：「位置雖精，終非富貴家氣象也。」是誠然歟？

余掃墓山中，檢有褶紋可觀之石。歸與芸商曰：「用油灰疊宣州石子于白石盆，取色勻也。本山黃石雖古樸，亦用油灰，則黃白相間，鑿痕畢露，將奈何？」芸曰：「擇石之頑劣者，搗末於痕處，乘濕糝之，乾或色同也。」乃如其言，用宜興窰長方盆疊起一峯，偏於左而凸於右，背作橫方紋，如雲林石法，巉巖凹凸，

若臨江石磯狀。虛一角，用河泥種千瓣白萍。石上植蔦蘿，俗呼雲松。經營數日乃成。至深秋，蔦蘿蔓延滿山，如藤蘿之懸石壁。花開正紅色。白萍亦透水大放。紅白相間，神遊其中，如登蓬島。置之簷下，與芸品題：「此處宜設水閣，此處宜立茅亭，此處宜鑿六字曰『落花流水之間』，此可以居，此可以釣，此可以跳，胸中邱壑若將移居者然。一夕，貓奴爭食自簷而墮，連盆與架頃刻碎之。」余歎曰：「卽此小經營，尙干造物忌耶！」兩人不禁淚落。

靜室焚香，閑中雅趣。芸嘗以沉香等香，於飯鑊蒸透，在鑊上設一銅絲架，離火半寸許，徐徐烘之，其香幽韻而無煙。佛手忌醉鼻嗅，嗅則易爛。木瓜忌出汗，汗出，用水洗之。惟香圓無忌。佛手木瓜亦有供法，不能筆宣。每有人將供妥者，隨手取嗅，隨手置之，卽不知供法者也。

余閑居，案頭瓶花不絕。芸曰：「子之插花能備風晴雨露，可謂精妙入神；而畫中有草蟲一法，盡仿而效之。」余曰：「蟲踣躄不受制，焉能仿效？」芸曰：「有一法，恐作俑罪過耳。」余曰：「試言之。」曰：「蟲死色不變。覓蟬、蠅、蠅、蝶之屬，以針刺死，用細絲扣蟲項繫花草間，整其足，或抱梗，或踏葉，宛然如生，不亦善乎？」余喜，如其法行之，見者無不稱絕。求之閨中，今恐未必有此會心者矣。

余與芸寄居錫山華氏，時華夫人以兩女從芸，識字。鄉居院曠，夏日逼人。芸教其家作活花屏法甚妙。每屏一扇，用木梢二枝，約長四五寸，作矮條櫺式，虛其中，橫四擋，寬一尺許，四角鑿圓孔，插竹編方眼。屏約高六七尺，用砂盆種扁豆置屏中，盤延屏上，兩人可移動。多編數屏，隨意之攔，恍如綠陰滿牕，透風

蔽日，紆迴曲折，隨時可更，故曰活花屏。有此一法，卽一切藤本香草隨地可用。此真鄉居之良法也。

友人魯半舫名璋，字春山，善寫松柏或梅菊，工隸書，兼工鐵筆。余寄居其家之蕭爽樓，一年有半。樓共五椽，東向，余居其三。晦明風雨，可以遠眺。庭

中木犀一株清香撩人。有廊有廂，地極幽靜。移居時，有一僕一嫗，并挈其小

女來。僕能成衣，嫗能紡績，於是芸繡，嫗績，僕則成衣，以供薪水。余素愛客，小

酌必行令。芸善不費之烹庖，瓜蔬魚蝦一經芸手，便有意外味。同人知余貧，

每出杖頭錢，作竟日餼。余又好潔，地無纖塵，且無拘束，又不放縱。時有楊補

凡名昌緒，善人物寫真；袁少迂，名沛，工山水；王星瀾，名巖，工花卉翎毛；愛蕭爽樓

幽雅，皆攜畫具來，余則從之。畫寫草篆，鑄圖章，加以潤筆，交芸備茶酒供客。

終日品詩論畫而一更有夏淡安揖山兩昆季，并繆山音知白兩昆季，及蔣韻香陸橘香周嘯霞小郭恩華杏帆張閑酣諸君子，如梁上之燕自去自來。芸芝拔釵沾酒，不動聲色，良辰美景，不放輕過。今則天各一方，風流雲散，兼之玉碎香埋，不歸回首矣！

蕭爽樓有四忌：談官宦陞遷，公廨時事，八股時文，看牌擲色；有犯必罰酒五斤。有四取：慷慨豪爽，風流蘊藉，落拓不羈，澄靜緘默。長夏無事，考對爲會。

每會八人，每人各攜青蚨二百。先拈鬮，得第一者爲主考，關防別座；第二者爲謄錄，亦就座；餘作舉子，各於謄錄處取紙一條，蓋用印章。主考出五七言各一句，刻香爲限，行立構思，不准交頭取語。對就後投入一匣，方許就座。各人交卷畢，謄錄啓匣，併錄一冊，轉呈主考，以杜徇私。十六對中取七言三聯，五言三

聯。六聯中取第一者卽爲後任主考，第二者爲磨錄。每人有兩聯不取者罰錢二十文，取一聯者免罰十文，過限者倍罰。一場主考得香錢百文，一日可十場，積錢千文，酒資大暢矣。惟芸議爲官卷，准坐而構思。

楊補凡爲余夫婦寫載花小影，神情確肖。是夜月色頗佳，蘭影上粉牆，別有幽致。星瀾醉後興發曰：「補凡能爲君寫真，我能花爲圖影。」余笑曰：「花影能如人影否？」星瀾取素紙鋪於牆，卽就蘭影，用墨濃淡圖之。日間取視，雖不成畫，而花葉蕭疎，自有月下之趣。芸甚寶之，各有題咏。

蘇城有園，北園二處，菜花黃時，苦無酒家小飲，攜盒而往，對花冷飲，殊無意味。或議就近覓飲者，或議看花歸飲者，終不如對花熱飲爲快。衆議未定，芸笑曰：「明日但各出杖頭錢，我自擔爐火來。」衆笑曰：「諾。」衆去，余聞

曰：「卿果自往乎？」芸曰：「非也。」妾見市中賣餛飩者，其擔鍋竈無不備，盡雇之而往。妾先烹調端整，到彼處再一下鍋，茶酒兩便。」余曰：「酒菜固便矣。茶乏烹具。」芸曰：「攜一砂罐去，以鐵叉串罐柄，去其鍋，懸於行竈中，加柴火煎茶，不亦便乎？」余鼓掌稱善。街頭有餛飩者，賣餛飩爲業，以百錢雇其擔，約以明日午後。餛欣然允議。明日看花者至，余告以故，衆咸嘆服。飯後同往，并帶席墊，至南園，擇柳陰下團坐。先烹茗飲畢，然後煖酒烹肴。是時風和日麗，遍地黃金，青衫紅袖，以阡度陌，蝶蜂亂飛，令人不飲自醉。旣而酒肴俱熟，坐地大嚼。擔者頗不俗，拉與同飲。遊人見之，莫不羨爲奇想。杯盤狼藉，各已陶然，或坐或臥，或歌或嘯。紅日將頽，余思粥，擔者卽爲買米煮之，果腹而歸。芸問曰：「今日之遊樂乎？」衆曰：「非夫人之力不及此。」大笑而

散

貧士起居服食，以及器皿房舍，宜省儉而雅潔。省儉之法曰：「就事論事。」

「愛小余飲，不喜多菜。」芸爲置一梅花盒，用二寸白磁深碟六隻，中置一隻，外

置五隻，用灰漆就其形如梅花。底蓋均起凹楞，蓋之上有柄如花蒂，置之案頭。

如一朶墨梅覆桌，唇蓋視之，如菜裝於花瓣中。一盒六色，二三知己可以隨意

取食。食完再添。另做矮邊圓盤一隻，以使放盃箸酒壺之類，隨處可擺，移掇

亦便。卽食物省儉之一端也。余之小帽領襪皆芸自製。衣之破者移東補

西，必整必潔，色取關淡，以免垢跡，既可出客，又可家常。此又服飾省儉之一端

也。初至蕭爽樓中，嫌其暗，以白紙糊壁，遂亮。夏月樓下，去窗無闌，于覺空洞

無遮攔。芸曰：「有蕉竹簾在，何不以簾代闌？」余曰：「如何？」芸曰：「用

竹數根黝黑色，一豎一橫留出走路。截半簾搭在橫竹上，垂至地，高與桌齊。中豎短竹四根，用麻線扎定，然後于橫竹搭簾處，尋舊黑布條，連橫竹裹縫之。既可遮攔飾觀，又不費錢。此就事論事之一法也。以此推之，古人所謂竹頭木屑皆有用，良有以也。

夏月荷花初開時，晚含而曉放。芸用小紗囊撮茶葉少許，置花心。明早取出，烹天泉水泡之，香韻尤絕。

浮生六記

卷二

閨室記

四四

卷二 坎珂記愁

人生坎珂何爲乎來哉？往往皆自作孽耳。余則非也！多何重諾，爽直不羈，轉因之爲累。况吾父稼夫公，慷慨豪俠，急人之難，成人之事，嫁人之女，撫人之兒，指不勝屈，揮金如土，多爲他人。余夫婦居家，偶有需用，不免典質，始則移東補西，繼則左支右絀。諺云：「處家人情，非錢不行。」先起小人之議，漸招同室之讖。女子無才便是德，真千古之言也！

余雖居長而行三，故上下呼芸爲「三娘」；後忽呼爲「三太太」。始而戲呼，繼成習慣，甚至尊卑長幼，皆以「三太太」呼之。此家庭之變機歟？乾隆乙巳，隨侍吾父於海甯官舍。芸於吾家書中，附寄小函。吾父曰：「

媳婦既能筆墨，汝母家信付彼司之。」後家庭偶有閒言，吾母疑其述事不當，仍不令代筆。吾父見信非芸手筆，詢余曰：「汝婦病耶？」余即作札問之，亦不答。久之，吾父怒曰：「想汝婦不屑代筆耳！」迨余歸，探知委曲，欲爲婉剖。芸急止之曰：「甯受責於翁，勿失歡於姑也。」竟不自白。

庚戌之春，予又隨侍吾父於邗江幕中。有同事俞孚亭也，挈眷居焉。吾父謂孚亭曰：「一生辛苦常在客中，欲覓一起居服役之人而不可得。兒輩果能仰體親意，當於家鄉覓一人來，庶語音相合。」孚亭轉述於余，密札至芸，倩媒物色，得姚氏女。芸以成否未定，未即稟知吾母。其來也，託言鄰女之嬉游者。及吾父命余接收至署，芸又聽旁人意見，託言吾父素所合意者。吾母見之曰：「此鄰女之嬉遊者也，何娶之乎？」芸遂并失愛於姑矣。

壬子春，余館真州。吾父病於邗江，余往省亦病焉。余弟啓堂時亦隨侍。芸來書曰：「啓堂弟曾向鄰婦借貸，倩芸作保，現追索甚急。」余詢啓堂。啓堂轉以嫂氏爲多事。余遂批紙尾曰：「父子皆病，無錢可償，俟啓弟歸時，自行打算可也。」未幾病皆愈，余仍往真州。芸覆書來，吾父拆視之，中述啓弟鄰項事，且云：「令堂以老人之病，皆由姚姬而起。翁病稍痊，宜密囑姚託言思家，妾當令其家父母到揚接取，實彼此卸責之計也。」吾父見書怒甚。詢啓堂以鄰項事，答言不知。遂札飭余曰：「汝婦背夫借債，讒謗小叔，且稱姑曰令堂，翁曰老人，悖謬之甚！我已專人持札回蘇斥逐。汝若稍有人心，亦當知過！」余接此札，如聞青天霹靂，卽肅書認罪，覓騎遣歸。芸之虛見也。到家述其本末，而家人乃持逐書至，歷斥多過，言甚決絕。芸泣曰：「刑盛精合妄言，但阿翁

當怒婦女無知耳。」越數日，吾父又有手諭至，曰：「我不爲已甚。汝攜婦別居，勿使我見，免我生氣足矣。」乃寄芸於外家。而芸以母亡，弟出，不願往依族中。幸友人魯半勛聞而憐之，招余夫婦往居其家蕭爽樓。越南載，吾父漸知始末。適余自嶺南歸，吾父自平蕭爽樓謂芸曰：「前事我已盡知，汝盍歸乎？」余夫婦欣然，仍歸故宅，骨肉重圓。豈料又有愍園之孽障耶！

芸素有血疾，以其弟克昌出亡不返，母金氏復念子病沒，悲傷過甚所致。自識愍園年餘未發，余方幸其得良藥。而愍爲有力者奪去，以千金作聘，且許養其母，佳人已屬沙叱利矣。余知之而未敢言也。及芸往探始知之，歸而嗚咽，謂余曰：「初不料愍之薄情乃爾也！」余曰：「卿自情癡耳。此中人何情之有哉！况錦衣玉食者未必能安於荆釵布裙也，與其後悔，莫若無成。」因撫

慰之再三。而芸終以受愚爲恨，血疾大發，牀席支離，刀圭無效。時發時止，骨瘦形銷。不數年而逋負日增，物議日起。老親又以盟妓一端，憎惡日甚。余則調停中立，已非生人之境矣。芸生一女名青君，時年十四，頗知書且極賢能，質釵與服幸賴辛勞；子名逢森，時年十二，從師讀書。余連年無館，設一書畫鋪於家門之內。三日所進，不敷一日所出，焦勞困苦，竭蹶時形。隆冬無裘，挺身而過。青君亦衣單股慄，猶強曰「不寒」。因是芸誓不醫藥。偶能起床，適余有友人周春煦自福郡王幕中歸，倩人繡心經一部。芸念繡經可以消災降福，且利其繡價之豐，遂繡焉。而春煦行色忽忽不能久待，十日告成。弱者驟勞，致增腰痠頭暈之疾。豈知命薄者，佛亦不能發慈悲也！

繡經之後，芸病轉增，喚水索湯，上下厭之。有西人買屋於余畫鋪之左，放

利債爲業，時倩余作畫因識之。友人某向渠借五十金，乞余作保，余以情有難却，允焉。而某竟挾資遠遁。西人惟保是問，時來饒舌，初以筆墨爲抵，漸至無物可償。歲底吾父家居，西人索債，咆哮于門。吾父聞之，召余訶責曰：「我輩衣冠之家，何得負此小人之債！」正剖訴間，適芸有自幼同盟姊適錫山華氏，知其病遣人問訊。堂上誤以爲愁園之使，因愈怒曰：「汝婦不守閨訓，結盟娼妓。汝亦不思習上，濫伍小人。若置汝死地，情有不忍，姑寬三日限，速自爲計。遲必首汝逆矣！」芸聞而泣曰：「親怒如此，皆我罪孽。妾死君行，君必不忍。妾留君去，君必不捨。姑密喚華家人來，我強起問之。」因令青君扶至房外，呼華使問曰：「汝主母特遣來耶？柳便道來耶？」曰：「主母久聞夫人臥病，本欲親來探望，因從未登門，不敢造次，臨行囑付，倘夫人不嫌鄉居簡陋，不妨到鄉。」

調養，踐幼時燈下之言。」蓋芸與同繡日，曾有疾病相扶之誓也。因囑之曰：「煩汝速歸，稟知主母，於兩日後放舟密來。」其人既退，謂余曰：「華家盟姊情逾骨肉，君若肯至其家不妨同行，但兒女攜之同往既不便，留之累親又不可，必於兩日內安頓之。」時余有表兄王蕪臣一子名韞石，願得青君爲媳婦。芸曰：「聞王郎懦弱無能，不過守成之子，而王又無成可守，幸詩禮之家，且又獨子，許之可也。」余謂蕪臣曰：「吾父與君有涓陽之誼，欲媳青君諒無不允，但待長而嫁，勢所不能。余夫婦往錫山後，君卽稟知堂上，先爲童媳，何如？」蕪臣喜曰：「謹如命。」逢森亦託友人夏揖山轉薦學貿易。安頓已定，華舟適至。時庚申之臘廿五日也。芸曰：「子然出門不惟招鄰里笑，且西人之項無著恐亦不放，必於明日五鼓悄然而去。」余曰：「卿病中能冒險寒耶？」

芸曰：「死生有命，無多慮也。」密稟吾父，亦以爲然。是夜先將半肩行李挑下船，令逢森先臥。青君泣於母側。芸囑曰：「汝母命苦，兼亦情癡，故遭此顛沛。幸汝父待我厚，此去可無他慮。兩三年內，必當布置重圓。汝至汝家須盡婦道，勿似汝母。汝之翁姑以得汝爲幸，必善視汝。所留箱籠什物盡付汝帶去。汝弟年幼，故未令知，臨行時託言就醫，數日卽歸，俟我去遠，告知其故，稟聞祖父可也。」旁有舊嫗，卽前券中曾賃其家消暑者，願送至鄉，故是時陪侍在側，拭淚不已。將交五鼓，煖粥共啜之。芸強顏笑曰：「昔一粥而娶，今一粥而散，若作傳奇，可名吃粥記矣。」逢森聞聲亦起，呻曰：「母何爲？」芸曰：「將出門就醫耳。」逢森曰：「起何早？」曰：「路遠耳。汝與姊相安在家，毋討祖母嫌。我與汝父同往，數日卽歸。」雞聲三唱，芸含淚扶嫗啓後門將出。

逢森忽大哭曰：「噫，我母不歸矣！」青君恐驚人，急掩其口而慰之。當是時，余兩人寸腸已斷，不能復作一語，但止以勿哭而已。青君閉門後，芸出巷十數步，已疲不能行。使嫗提燈，余背負之而行。將至舟次，幾爲邏者所執，幸老嫗認芸爲病女，余爲婿，且得舟子皆華氏工人，聞聲接應，相扶下船。解維後，芸始放聲痛哭。是行也，其母子已成永訣矣！

華名大成，居無錫之東高山，面山而居，躬畊爲業，人極樸誠。其妻夏氏，卽芸之盟姊也。是日午未之交，始抵其家。華夫人已倚門而待，率兩小女至舟，相見甚歡。扶芸登岸，款待慇懃。四鄰婦人孺子，闐然入室，將芸環視，有相問訊者，有相憐惜者，交頭接耳，滿屋啾啾。芸謂華夫人曰：「今日眞如漁父入桃源矣。」華曰：「妹莫笑。鄉人少所見，多所怪耳。」自此相安度歲。至元

宵，僅隔兩旬，而芸漸能起步。是夜觀龍燈，予打菱場，神情態度漸可復元。

余乃心安，與之私議曰：「我居此非計。欲他適，而短于資，奈何？」曰：「妾亦

壽之矣。」君姊丈范惠來現于靖江鹽公堂司會計，十年前曾借君十金，適數不

敷，妾典釵湊之。君憶之耶？」余曰：「忘之矣。」芸曰：「聞靖江去此不遠，

君盍一往。」余如其言。時天頗煖，織絨袍，曝曦短褂，猶覺其熱。此辛酉正

月十六日也。是夜宿錫山客旅，賃被而臥。晨起趁江陰航船，一路逆風，繼以

微雨。夜至江陰江口，春寒澈骨，沽酒禦寒，囊爲之罄。躊躇終夜，擬卸襯衣，質

錢而渡。十九日北風更烈，雪勢猶濃，不禁慘然淚落。暗計房資渡費，不敢再

飲。正心寒股慄間，忽見一老翁艸鞋，氈笠，負責包，入店，以目視余，似相識者。

余曰：「翁非泰州曹姓耶？」答曰：「然。我非公，死填溝壑矣。今小女無恙，

時誦公德。不意今日相逢。何逗留于此？蓋余幕秦州時有曹姓，本微賤，一女有姿色，已許壻家，有勢力者放債謀其女，致涉訟。余從中調議，仍歸所許。曹即投入公門爲隸，叩首作謝，故識之。余告以投親遇雪之由。曹曰：「明日天晴，我當順達相送。」出錢沽酒，備極款洽。二十日曉鐘初動，即聞江口喚渡聲。余驚起，呼曹同濟。曹曰：「勿急。宜飽食登舟。」乃房飯錢，拉余出沽。余以連日逗留，急欲趕渡，食不下咽，強啖麻餅兩枚。登舟，江風如箭，四肢發戰。曹曰：「聞江陰有人縊於靖，其妻僱是舟而往。必俟僱者來始渡耳。」枵腹忍寒，午始解纜。至靖，暮煙四合矣。曹曰：「靖有公堂兩處。所訪者城內耶？城外耶？」余踉蹌隨其後，且行且對曰：「實不知其內外也。」曹曰：「然則且止宿，明日往訪耳。」進旅店，襤褸已爲泥淤濕透，索火烘之。

草草飲食，疲極酣睡。晨起，機燒其半。曹又代償房飯錢。訪至城中，惠來尙未起，聞余至，披衣出，見余狀，驚曰：「舅何狼狽至此？」余曰：「姑勿問。有銀乞惜二金，先遣送我者。」惠來以番餅二元授余，卽以贈曹。曹力却受。圓而去。余乃歷述所遭，并言來意。惠來曰：「郎舅至戚，卽無宿逋，亦應竭盡綿力，無如航海鹽船新被盜，正當盤賬之時，不能挪移豐贍，當勉措番銀二十圓，以償舊欠，何如？」余本無奢望，遂諾之。留住兩日，天已晴煖，卽作歸計。廿五日仍回華宅。芸曰：「君遇雪乎？」余告以所苦。因慘然曰：「雪時，妾以君爲抵靖，乃尙逗留江口。幸遇曹老，絕處逢生，亦可謂吉人天相矣。」越數日，得青君信，知逢森已爲揖山薦引入店。藎臣請命於吾父，擇正月二十四日將伊接去。兒女之事粗能了了，但分離至此，令人終覺慘傷耳。

二月初，日煖風和，以靖江之項薄備行裝，訪故人胡肯堂於邗江鹽署。有貢局衆同事公延入局，代司筆墨，身心稍定。至明年壬戌八月，接芸書曰：「病體全瘳。惟寄食於非親非友之家，終覺非久長之策，願亦來邗，一觀平山之勝。」余乃賃屋於邗江先春門外，隔河兩椽。自至華氏，接芸同行。華夫人贈一小奚奴曰阿雙，帶司炊爨，並訂他年結鄰之約。時已十月，平山淒冷，期以春遊。滿望散心調攝，徐圖骨肉重圓。不滿月，而貢局司事忽裁十有五人，余係友中之友，遂亦散閒。芸始猶百計代余籌畫，強顏慰解，未嘗稍涉怨尤。至癸亥仲春，血疾大發。余欲再至靖江，作「將伯」之呼。芸曰：「求親不如求友。」余曰：「此言雖是。奈友雖關切，現皆閒處，自顧不遑。」芸曰：「幸天時已煖，前途可無阻雪之慮。願君速去速回，勿以病人爲念。君或體有不安，妾

罪更重矣。」時已薪水不繼，余佯爲雇騾以安其心，實則囊餅徒步且食且行。向東南，兩渡叉河，約八九十里，四望無村落。至更許，但見黃沙漠漠，明星閃閃，得土地祠，高約五尺許，環以短牆，植以雙柏。因向神叩首，祝曰：「蘇州沈某投親失路至此，欲假神祠一宿，幸神憐佑。」於是移小石香爐於旁，以身探之，僅容半體，以風帽反戴掩面，坐半身於中，出膝於外，閉目靜聽，微風蕭蕭而已。足疲神倦，昏然睡去。及醒，東方已白，短牆外忽有步語聲。急出探視，蓋土人趕集經此也。問以途，曰：「南行十里，卽泰興縣城，穿城向東南十里，一土墩，過八墩，卽靖江，皆康莊也。」余乃反身，移爐於原位，叩首作謝而行。過泰興，卽有小車可附。申刻抵靖，投刺焉。良久，司閽者曰：「范爺因公往常州去矣。」察其辭色，似有推託。余詰之曰：「何日可歸！」曰：「不知也。」余

「雖一年亦將待之。」聞者會余意，私問曰：「公與范爺嫡郎舅耶？」余曰：「苟非嫡者，不待其歸矣。」聞者曰：「公姑待之。」越三日，乃以回靖告，共挪二十五金。雇驛急返。芸正形容慘變，咻咻涕泣。見余歸，卒然曰：「君知昨午阿雙捲逃乎？倩人大索，今猶不得。失物小事，人係伊母臨行再三交託，今若逃歸，中有大江之阻，已覺堪虞。倘其父母匿子圖詐，將奈之何？且有何顏見我盟姊！」余曰：「請勿急。卿慮深矣。匿子圖詐，詐其富有也，我夫婦兩肩擔一口耳。況攜來半載，授衣分食，從未稍加扑責，鄰里咸知。此實小奴喪良，乘危竊逃。華家盟姊贈以匪人，彼無顏見卿，卿何反謂無顏見彼耶？今當一面呈縣立案，以杜後患可也。」芸聞余言，意似稍釋，然自此夢中囈語時呼「阿雙逃矣！」或呼「愁何負我！」病勞日以增矣。余欲延醫診治。芸

阻曰：「妾病始因弟亡母喪，悲痛過甚，繼爲情感，後由忿激，而平素又多過慮，滿望努力做一好媳婦，而不能得，以至頭眩怔忡諸症畢備，所謂病入膏肓，良醫束手，請勿爲無益之費。憶妾唱隨二十三年，蒙君錯愛，百凡體恤，不以頑劣見棄。知己如君，得婿如此，妾已此生無憾。若布衣煖，菜飯飽，一室雍雍，優游泉石，如滄浪亭蕭爽樓之處境，真成烟火神仙矣。神仙幾世纔能修到，我輩何人敢望神仙耶！強而求之，致干造物之忌，卽有情魔之擾。總因君太多情，妾生薄命耳！」因又嗚咽而言曰：「人生百年終歸一死。今中道相離，忽焉長別，不能終奉箕帚，目覩逢森娶婦，此心實覺耿耿。」言已，淚落如豆。余勉強慰之曰：「卿病八年，懨懨欲絕者屢矣。今何忽作斷腸語耶？」芸曰：「連日夢我父母放舟來接，閉目卽飄然上下，如行雲霧中，殆魂離而軀殼存乎？」余曰：

「此神不收舍服以補劑，靜心調養，自能安痊。」芸又歎曰：「妾若稍有生機一線，斷不敢驚君與聞。今冥路已近，苟再不言，言無日矣。君之不得親心，流離顛沛，皆由妾故。妾死則親心自可挽回，君亦可免牽掛。堂上春秋高矣，妾死，君宜早歸。如無力攜妾骸骨歸，不妨暫厝於此，待君將來可耳。願君另續德容兼備者，以奉雙親，撫我遺子，妾亦瞑目矣！」言至此，痛腸欲裂，不覺慘然大慟。余曰：「果卿中道相捨，斷無再續之理。况「曾經滄海難爲水，除却巫山不是雲」耳。」芸乃執余手而更欲有言，僅斷續疊言「來世」二字。忽發喘，口噤，兩目瞪視，千呼萬喚已不能言。痛淚兩行，涔涔流溢。旣而喘漸微，淚漸乾，一靈縹緲竟爾長逝。時嘉慶癸亥三月三十日也。當是時，孤燈一盞，舉目無親，兩手空拳，寸心欲碎。綿綿此恨，曷其有極！承吾友拙肯堂以十

金爲助，餘盡室中所有，變賣一空，親爲成殮。嗚呼！一女流，具男子之襟懷才識。歸吾門後，余日奔走衣食，中饋缺乏，芸能織悉不介意。及余家居，惟以文字相辯析而已。卒之疾病顛連，賚恨以後，誰致之耶？余有負閨中良友，又何可勝道哉！奉勸世間夫婦，固不可彼此相仇，亦不可過於情篤。語云，「恩愛夫婦不到頭。」如余者，可作前車之鑒也。

回煞之期，俗傳是日魂必隨煞而歸，故房中鋪設一如生前，且須鋪生前舊衣於床上，置舊鞋於床下，以待魂觀瞻顧。吳下相傳謂之「收眼光」，延羽士作法，先召於床而後遣之，謂之「接告」。邗江俗例，設酒殺於死者之室，一家盡出，謂之「辭告」，以故有因避被竊者。芸娘告期，房市因同居而出避鄰家，囑余亦設有遠避。余冀魂歸一見，姑漫應之。同鄉張禹門諒余曰，「因邪入

邪，宜信其有，勿嘗試也。」余曰：「所以不避而待之者，正信其有也。」張曰：「回煞犯煞不利生人。」夫人卽或魂歸，業已陰陽有間，竊恐欲見者無形可接，應避者反犯其鋒耳。」時余癡心不昧，強對曰：「死生有命，君果關切，伴我何如？」張曰：「我當於門外守之。君有異見，一呼卽入可也。」余乃張燈入室，見鋪設宛然，而音容已杳，不禁心傷淚湧。又恐淚眼模糊，失所欲見，忍淚睜目，坐床而待。撫其所遺舊服，香澤猶存，不覺柔腸寸斷，冥然昏去。轉念待魂而來，何遽睡耶！開目四視，見席上雙燭青燄熒熒，縮光如豆，毛骨悚然，通體寒慄。因摩兩手擦額，細矚之，雙燄漸起高至尺許，紙裱頂格幾被所焚。余正得藉光四顧間，光忽又縮如前。此時心春股慄，欲呼守者進觀，而轉念柔魂弱魄，恐爲盛陽所逼，悄呼芸名而祝之，滿室寂然，一無所見。旣而燭焰復明，不復

騰起矣。出告禹門，服余膽壯，不知余實一時情癡耳。

芸沒後，憶和靖「妻梅子鶴」語，自號梅逸。權葬芸於揚州西門外之金

桂山，俗呼郝家寶塔。買一棺之地，從遺言寄於此。攜木主還鄉，吾母亦爲悲

悼。青君逢森歸來，痛哭成服。啓堂進言曰：「嚴君怒猶未息，兄宜仍往揚州。

俟嚴君歸里，婉言勸解，再當專札相招。」余遂拜母別子女，痛哭一場，復至揚

州，賣畫度日。因得常哭於芸娘之墓，影單形隻，備極淒涼。且偶經故居，傷心

慘目。重陽日，隣塚皆黃，芸墓獨青。守墳者曰：「此好穴場，故地氣旺也。」

余暗祝曰：「秋風已緊，身尙衣單。卿若有靈，佑我圖得一館，度此殘年，以待家

鄉信息。」未幾，江都幕客章馭菴先生欲回浙江葬親，倩余代庖三月，得備禦

寒之具。封篆出署，張禹門招寓其家。張亦失館，度歲艱難，商於余，卽以餘貲

二十金傾囊借之，且告曰：「此本留爲亡荆扶柩之費，一俟得有鄉音，償我可也。」是年卽寓張度歲。晨占夕卜，鄉音殊杳。至甲子三月，接青君信，知吾父有病，卽欲歸蘇，又恐觸舊忿。正趨起觀望間，復接青君信，始痛悉吾父業已辭世，刺骨痛心，呼天莫及。無暇他計，卽星夜馳歸。觸首靈前，哀號流血。嗚呼！吾父一生辛苦，奔走於外，生余不肖，既少承歡膝下，又未侍藥床前，不孝之罪，何可道哉！吾母見余哭，曰：「汝何此日始歸耶？」余曰：「兒之歸，幸得青君孫女信也。」吾母目余弟婦，遂嘿然。余入幕守靈，至七終，無一人以家事告，以喪事商者。余自問人子之道已缺，故亦無顏詢問。一日，忽有向余索逋者，登門饒舌。余出應曰：「欠債不還，固應催索。然吾父骨肉未寒，乘凶追呼，未免太甚。」中有一人私謂余曰：「我等皆有人招之使來。公且避出，當向招我。」

者案償也。」

余曰：「我欠我償，公等速退！」

皆唯唯而去。

余因呼啓堂諭

之曰：「兄雖不肖，並未作惡不端。」

若言出嗣降服，從未得過纖毫嗣產。

此次

奔喪歸來，本人子之道，豈爲爭產故耶？

大丈夫貴乎自立，我既一身歸，仍以一

身去耳！」

言已，返身入幕，不覺大慟。

叩辭吾母，走告青君，行將出走深山，求

赤松子於世外矣。

青君正勸阻間，友人夏南薰字淡安，夏逢泰字揖山兩昆季，

尋蹤而至，抗聲諫余曰：「家庭若此固堪動忿，但足下父死而母尙存，妻喪而子

未立，乃竟飄然出世，於心安乎？」

余曰：「然則如之何？」

淡安曰：「奉屈暫

居寒舍。

聞石琢堂殿撰有告假回籍之信，盍俟其歸而往謁之，其必有以位置

君也。」

余曰：「凶喪未滿百日，兄等有老親在堂，恐多未便。」

揖山曰：「愚

兄弟之相邀亦家君意也。

足下如執以爲不便，西鄰有禪寺，方丈僧與余交最

善。足下設榻於寺中，何如？」余諾之。青君曰：「祖父所遺房產，不下三四千金，既已分毫不取，豈自己行囊亦捨去耶？」我往取之，徑送禪寺，父親處可也。因是於行囊之外，轉得吾父所遺圖書、硯臺、筆筒數件。寺僧安置予於大悲閣。閣南向，向東設神像。隔西首一間，設月窗，緊對佛龕，本爲作佛事者齋食之地。余卽設榻其中。臨門有關，聖提刀立像，極威武。院中有銀杏一株，大三抱，蔭覆滿閣。夜靜風聲如吼。揖山常攜酒菓來對酌，曰：「足下一人獨處，夜深不寐，得無畏怖耶？」余曰：「僕一生坦直，胸無穢念，何怖之有？」居未幾，大雨傾盆，連宵達旦三十餘天。時慮銀杏折枝，壓梁傾屋，賴禪默佑，竟得無恙。而外之墻坍屋倒者不可勝計，近處田禾俱被漂沒。余則日與僧人作畫，不見不聞。七月初，天始霽，揖山尊人號尊鄉，有交易赴崇明，借余往，代筆書

券得二十金。歸值吾父將安葬，啓堂命逢森向余曰：「叔因葬事之用，欲助一二十金。」余擬傾囊與之。揖山不允，分幫其半。余卽攜青君先至墓所。葬既畢，仍返大悲閣。九月杪，揖山有田在東海永泰沙，又借余往收其息。盤桓兩月，歸已殘冬，移寓其家雪鴻草堂度歲，真異姓骨肉也。

乙丑七月，琢堂始自都門回籍。琢堂名韞玉，字執如，琢堂其號也，與余爲總角交。乾隆庚戌殿元，出爲四川重慶守，白蓮教之亂，三年戎馬極著勞績。及歸，相見甚歡。旋於重九日，挈眷重赴四川重慶之任，邀余同往。余卽叩別吾母於九妹倩陸尙吾家，蓋先君故居已屬他人矣。吾母囑曰：「汝弟不足恃，汝行須努力，重振家聲，全望汝也。」逢森送余至半途，忽淚落不已，因囑勿送而返。舟出京口，琢堂有舊交王惕夫，孝廉在淮揚鹽署，遠道往晤，余與偕往，又

得一顧芸娘之墓。返舟由長江溯流而上，一路遊覽名勝，至湖北之荊州，得陞潼關觀察之信，遂留余與其嗣君敦夫、眷屬等，暫寓荊州。琢堂輕騎，從至重慶皮廠，遂由成都歷棧道之任。丙寅二月，川眷始由水路往，至樊城登陸，途長費鉅，車重人多，斃馬折輪，備嘗辛苦。抵潼關甫三月，琢堂又陞山左廉訪，清風兩袖，眷屬不能偕行，暫借潼川書院作寓。十月杪，始支山左廉俸，專人接眷，附寄青君之書，駭悉逢森於四月間天亡，始憶前之送余墮淚者，蓋父子永訣也。嗚呼！芸僅一子，不能延其嗣續耶！琢堂聞之，亦爲之浩嘆，贈余一妾，重入春夢。從此擾擾攘攘，又不知夢醒何時耳。

卷之六

卷三

坎河記

卷四 浪游記快

余遊幕三十年來，天下所未到者，蜀中黔中與滇南耳。惜乎輪蹄徵逐處處隨人，山水怡情雲煙過眼，不過傾略其大概，不能探僻尋幽也。余凡事喜獨出己見，不屑隨人是非，卽論詩品畫莫不存人珍我棄，人棄我取之意。故名勝所在貴乎心得，有名勝而不覺其佳者，有非名勝而自以爲妙者。聊以平生所歷者記之。

余年十五時，吾父稼夫公館於山陰趙明府幕中，有趙省齋先生名傳者，杭之宿儒也。趙明府延教其子，吾父命余亦拜投門下。暇日出遊，得至吼山，離城約十餘里，不通陸路，近山見一石洞，上有片石橫裂欲墮，卽從其下蕩舟入，豁

然空其中，四面皆峭壁，俗名之曰水圍。臨流建石閣五椽，對面石壁有一「觀魚躍」三字。水深不測，相傳有巨鱗潛伏。余投餌試之，僅見不盈尺者出而搔食焉。閣後有道通旱園，拳石亂轟，有橫闊如掌者，有枉石平其頂而上加大石者，鑿痕猶在一無可取。遊覽既畢，宴於水閣，命從者放爆竹，轟然一響，萬山齊應，如聞霹靂聲。此幼時快遊之始。惜乎蘭亭禹隆未能一到，致今以爲憾。

至山陰之明年，先生以親老不遠遊，設帳於家。余遂從至杭，西湖之勝因得暢遊。結構之妙，予以龍井爲最，小有天園次之。石取天竺之飛來峯，城隍山之瑞石古洞。水取玉泉，以水清多魚，有活潑趣也。大約至不堪者，葛嶺之瑪瑙寺。其餘湖心亭，六一泉諸景，各有妙處，不能盡述，然皆不脫脂粉氣。反不如小靜室之幽僻，雅近天然。蘇小墓在西泠橋側，土人指示，初僅半坵黃土，而

已。乾隆庚子。聖駕南巡。曾一詢及。甲辰春。復舉南巡盛典。則蘇小墓。已石築其墳。作八角形。上立一碑。大書曰「錢塘蘇小小之墓」。從此弔古騷人。不須徘徊探訪矣。余思古來烈魄貞魂。埋沒不傳者。固不可勝數。卽傳而不久者。亦不爲少。小小一名妓耳。自南齊至今。盡入而不知之。此殆靈氣所鍾。爲湖山點綴耶。橋北數武。有崇文書院。余曾與同學趙緝之。投考其中。時值長夏。起極早。出錢塘門。過昭慶寺。上斷橋。坐石闌上。旭日將昇。朝霞映於柳外。盡態極妍。白蓮香裏。清風徐來。令人心骨皆清。步至書院。題猶未出也。午後繳卷。借緝之。納涼于紫雲洞。大可容數十人。石竅上透日光。有人設短几矮凳。賣酒于此。解衣小酌。管鹿哺甚妙。佐以鮮菱雪藕。微酣出洞。緝之曰「上有朝陽臺。頗高曠。盍往一遊」。余亦興發。奮勇登其巔。覺西湖如鏡。杭城如丸。錢塘江如帶。

極目可數百里，此生平第一大觀也。坐良久，陽烏將落，相攜下山，南屏晚鐘動矣。輜光雲棲路遠未到。其紅門局之梅花，姑姑廟之鐵樹，不過爾爾。紫陽洞予以爲必可觀，而訪尋得之，洞口僅容一指，涓涓流水而已。相傳中有洞天，恨不能抉門而入。濟明日，先生春祭掃墓，挈余同遊。墓在東嶽，是鄉多竹，墳丁掘未出土之毛茛，形如梨而尖，作羹供客。余甘之，盡其兩碗。先生曰：「噫！是雖味美而尅心血，宜多食肉以解之。」余素不貪屠門之嚼，至是飯量且因筭而減。歸途覺煩燥，唇舌幾裂。過石屋洞不甚可觀。水樂洞峭壁多藤蘿，入洞如斗室，有泉流甚急，其聲琅琅。池廣僅三尺，深五寸許，不溢亦不竭。余俯流就飲，煩燥頓解。洞外二小亭，坐其中可聽泉聲。衲子請觀萬年缸。缸在香積廚，形甚巨，以竹引泉灌其內，聽其滿溢，年久結苔厚尺許。冬日不冰。

故不損也。

辛丑秋八月，吾父病瘧返里，寒索火，熱索冰。

余諫不聽，竟轉傷寒，病勢日

重。余侍奉湯藥，晝夜不交睫者幾一月。吾婦芸娘亦大病，懨懨在牀。心境

惡劣，莫可名狀。吾父呼余囑之曰：「我病恐不起。汝守數本書，終非餬口計。

我託汝于盟弟蔣思齋，仍繼吾業可耳。」越日思齋來，即于榻前命拜爲師。

未幾，得名醫徐觀達先生診治，父病漸痊。芸亦得徐力起床。而余則從此習幕

矣。此非快事，何記於此？曰：此拋書浪遊之始，故記之。

思齋先生名襄。是年冬，即相隨習幕於奉賢官舍。有同習幕者，願姓名

金鑑，字鴻干，號紫霞，亦蘇州人也，爲人慷慨剛毅，直諒不阿。長余一歲，呼之爲

兄。鴻干卽毅然呼余爲弟，傾心相友。此余第一知交也。惜以二十二歲卒，

余卽落落寡交。今年且四十有六矣，茫茫滄海，不知此生再遇知己如鴻干者否？憶與鴻干訂交，襟懷高曠，時興山居之想。重九日，余與鴻干俱在蘇。有前輩王小俠與吾父稼夫公喚女伶演劇，宴客吾家。余患其擾，先一日約鴻干赴寒山登高，藉訪他日結廬之地。芸爲整理小酒榼。越日天將曉，鴻干已登門相邀，遂攜榼出胥門，入麵肆，各飽食。渡胥江，步至橫塘棗市橋，雇一葉扁舟到山，日猶未午。舟子頗循良，令其繼米煮飯。余兩人上岸，先至中峯寺。寺在支硎古刹之南，循道而上。寺藏深樹，山門寂靜，地僻僧閑，見余兩人，不衫不履，不甚接待。余等志不在此，未深入。歸舟飯已熟。飯畢，舟子攜榼相隨，嗚其子守船。由寒山至高義園之白雲精舍。軒臨峭壁，下鑿小池，園以石樹，一泓秋水。匡懸薛荔，牆稿莓苔。坐軒下，惟聞落葉蕭蕭，悄無人跡。出門有一

亭，囑舟子坐此相候。余兩人從石罅中入，名一線天，循級盤旋直造其巔，曰上白雲。有菴已坍塌，存一危樓，僅可遠眺。小憩片刻，即相扶而下。舟子曰：「登高忘攜酒榼矣。」鴻干曰：「我等之遊欲覓借隱地耳，非專爲登高也。」舟子曰：「離此南行二、三里，有上沙村，多人家，有隙地。我有表戚范姓居是村，盍往一遊？」余喜曰：「此明末徐俟齋先生隱居處也。有園開極幽雅，從未一遊。」於是舟子導往。村在兩山夾道中。園依山而無石，老樹多極紆迴盤鬱之勢。亭榭廳欄盡從樸素，竹籬荊舍，不媿隱者之居。中有皂莢亭，樹大可兩抱。余所歷園亭，此爲第一。園左有山，俗呼雞籠山，山峯直豎，上加大石，如杭城之瑞石古洞，而不及其玲瓏。旁一青石如榻，鴻干臥其上，曰：「此處仰觀峯嶺，俯視園亭，既曠且幽，可以開樽矣。」因拉舟子同飲，或歌或嘯，大暢胸

懷。士人知余等覓地而來，誤以爲堪輿，以某處有好風水相告。鴻于曰：「但期合意，不論風水。」（豈意竟成讖語！）酒餚既罄，各采野菊，插滿兩鬢。歸舟日已將沒，更許抵家，客猶未散。芸私告余曰：「女伶中有鬪官者，端莊可取。」余假傳母命呼之入內，握其腕而眠之，果豐頤白膩。余顧芸曰：「美則美矣，終嫌名不稱實。」芸曰：「肥者有福相。」余曰：「馬嵬之禍，玉環之福安在？」芸以他辭遣之，出謂余曰：「今日君又大醉耶？」余乃歷述所遊，芸亦神往者久之。

癸卯春，余從思齋先生就維揚之聘，始見金焦面目。金山宜遠觀，焦山宜近視，惜余往來其間未嘗一眺。渡江而北，漁洋所謂「綠楊城郭是揚州」一語，已活現矣。平山堂離城約三四里，行其途有八九里。雖全是人功，而奇思

幻點綴天然，卽闢苑瑤池，瓊樓玉宇，諒不過此。其妙處在十餘家之園亭合而爲一，聯絡至山，氣勢俱貫。其最難位置處，出城入景，有一里許緊沿城郭。夫城綴于曠遠重山間，方可入畫。園林有此，蓋罕絕倫。而觀其或亭或臺，或牆或石，或竹或樹，半隱半露間，使遊人不覺其觸目，此非胸有丘壑者斷難下手。城盡以虹園爲首，折而向北，有石梁曰虹橋。不知園以橋名乎？橋以園名乎？蕩舟過，曰「長隄春柳」。此景不綴城脚而綴于此，更見佈置之妙。再折而西，壘土立廟，曰小金山。有此一擋，便覺氣勢緊湊，亦非俗筆。聞此地本沙土，屢築不成，用木排若干層，疊加土，費數萬金乃成。若非商家，烏能如是。過此有勝概樓，年年觀競渡于此，河面較寬。南北跨一蓮花橋。橋門通八面，橋面設五亭，揚人呼爲「四盤一爨鍋」。此思窮力竭爲之，不甚可取。橋南有蓮

心寺。寺中突起喇嘛白塔，金頂纓絡高矗雲霄。殿角紅牆松柏掩映，鐘磬時聞。此天下園亭所未有者。過橋見三層高閣，畫棟飛檐，五采絢爛，壘以太湖石，圍以白石闌，名曰五雲多處，如作文中間之大結構也。過此名蜀岡朝旭，平坦無奇，且屬附會。將及山河面漸東，堆土植已樹，作四五曲，似已山窮水盡，而忽豁然開朗，平山之萬松林已列于前矣。平山堂爲歐陽文忠公所書。所謂淮東第五泉，真者在假山石洞中，不過一井耳，味與天泉同，其荷亭中之六孔鐵井欄者，乃係假設，水不堪飲。九峯園另在南門幽靜處，別饒天趣，余以爲諸園之冠。康山未到，不識如何。此皆言其大概。其工巧處，精美處，不能盡述。大約宜睛粧美人目之，不可作浣紗溪上觀也。余適恭逢南巡盛典，各工告竣，敬演點輟，因得暢其大觀，亦人生難遇者也。

甲辰之春，余隨侍吾父于吳江何明府幕中，與山陰章蕓江、武林章映牧、茗溪顧鶴泉諸公同事。恭辦南斗圩行宮，得第二次瞻仰天顏。一日，天將晚矣，忽動歸興。有辦差小快船，雙艖兩槳，于太湖飛棹疾馳，吳俗呼爲「出水轆頭」，轉瞬已至吳門橋，卽跨鶴騰空，無此神爽。抵家晚餐未熟也。吾鄉素尙繁華，至此日之爭奇奪勝，較昔尤奢。燈彩眩眸，笙歌聒耳，古人所謂「畫棟雕甍」「珠簾繡幕」「玉闌干」「錦步障」，不啻過之。余爲友人東拉西扯，助其插花結彩。閑則呼朋引類，劇飲狂歌，暢懷遊覽。少年豪興，不倦不疲。苟生于盛世而仍居辟壤，安得此遊觀哉！

是年，何明府因事被議，吾父卽就海甯王明府之聘。嘉興有劉蕙階者，長齋佞佛，來拜吾父。其家在煙雨樓側，一閣臨湖，曰水月居，其誦經處也，潔淨如

僧舍。

煙雨樓在鏡湖之中，四岸皆綠楊，惜無多竹，有平臺可遠眺。

漁舟星集。

漠漠平波，似宜月夜。

橈子備素齋甚佳。

至海甯，與白門史心月，山陰俞午橋。

同事。

心月一子名燭衡，澄靜緘默，彬彬儒雅，與余莫逆。此生平第二知心交也。

惜萍水相逢，聚首無多日耳。

游陳氏安瀾園，地占百畝，重樓複閣，夾道迴廊。

池甚廣，橋作六曲形，石滿藤蘿，鑿痕全掩，古木千章，皆有參天之勢，鳥啼花落，如

入深山。

此人功而歸，天然者，余所歷平地之假石園亭，此爲第一。

曾於桂

花樓中張宴，諸味盡爲花氣所奪，雜醬薑不味變。薑桂之性老而愈辣，以喻忠

節之臣，洵不虛也。

出南門，卽大海。

一日兩潮，如萬丈銀隄破海而過。

船有

迎潮者，潮至，反棹相向。

于船頭設一木招，狀如長柄大刀。

招一捺，潮卽分破，

船卽隨招而入。

俄傾始浮起，撥轉船頭隨潮而去，頃刻百里。

塘上有塔院，中

秋夜曾隨吾父視潮于此。循塘東約三十里，名尖山，一峯突起撲入海中。頂有關，匾曰「海闊天空」，一望無際，但見怒濤接天而已。

余年二十有五，應徽州績谿克明府之招。由武林下「江山船」，過富春山，登子陵釣臺。臺在山腰，一峯突起，離水水餘丈。豈漢時之水竟與峯齊耶？月夜泊界口，有巡檢署。山高月小，水落石出，此景宛然。黃山僅見其脚，惜未一瞻面目。績溪城處于萬山之中，彈丸小邑，民情淳樸。近城有石鏡山。由山彎中曲折一里許，懸厓淅湍濕翠欲滴，漸高，至山腰，有一方石亭，四面皆陡壁。亭左右削如屏，青色，光潤可鑑人形。俗傳能照前生，黃巢至此，照爲猿猴形，縱火焚之，故不復現。離城十里有火雲洞天，石紋盤結，凹凸巉巖，如鶴黃樵筆意，而雜亂無章。洞石皆深綠色。傍有一庵甚幽靜。鹽商程虛谷曾招游，設

宴於此。席中有肉饅頭小沙彌，耽耽旁視，授以四枚。臨行以番銀二圓爲酬。

山僧不識，推不受。告以一枚可易青錢七百餘文。僧以近無易處，仍不受。

乃攢湊青蚨六百文付之，始欣然作謝。他日余邀同人攜榼再往。老僧矚曰：

「曩者小徒不知食何物而腹瀉，今勿再與。」可知藜藿之腹不受肉味，良可

歎也。余謂同人曰：「作和尚者必居此等僻地，終身不見不聞，或可修真養靜。

若吾鄉之虎邱山，絕日目所見者妖童豔妓，耳所聽者絃索笙歌，鼻所聞者佳餚

美酒，安得身如枯木，心如死灰哉！」又去城二十里，名曰仁里，有花果會，十二

年一舉，每舉各出盆花爲賽。余在續溪適逢其會，欣然欲往，苦無轎馬，乃教以

斷竹爲扛，縛椅爲轎，雇人肩之而去。同游者惟同事許策廷，見者無不訝笑。

至其地，有廟，不知供何神。廟前曠處高搭戲臺，畫梁方柱極其巍煥，近視則紙

紫畫抹以油漆者。鑼聲忽至，四人擡對燭大如斷柱，八人擡一豬大若牯牛，蓋公養十二年始宰以獻神。策廷笑曰：「豬固壽長，神亦齒利，我若爲神，烏能享此？」余曰：「亦足見其愚誠也。」入廟，殿廊軒院所設花果盆玩，並不剪枝拗節，盡以蒼老古怪爲佳，大半皆黃山松。旣而開場演劇，人如潮湧而至，余與策廷遂避去。未兩載，余與同事不合，拂衣歸里。

余自績溪之遊，見熱鬧場中卑鄙之狀不堪入目，因易儒爲賈。余有姑丈袁萬九，在盤谿之仙人塘作釀酒生涯。余與施心畹附資合夥。袁酒本海販，不一載，值臺灣林爽文之亂，海道阻隔，貨積本折，不得已，仍爲「馮婦」。館江北四年，一無快遊可記。迨居蕭爽樓，正作煙火神仙。有表妹倩徐秀峯自粵東歸，見余閒居，慨然曰：「足下待露而鬻，筆耕而炊，終非久計。盍借我作嶺

南遊？

當不僅獲蠅頭利也。」

芸亦勸余曰：「乘此老親尙健，子尙壯年，與其

商柴計米而尋懽，不如一勞而永逸。」

余乃商諸交遊者，集資作本。芸亦曰

辦繡貨，及嶺南所無之蘇酒醉蟹等物，稟知堂上，于小春十日，偕秀峯由東壩出

蕪湖口。長江初歷，大暢襟懷。每晚舟泊後，必小酌小頭。見捕魚者罾幕不

滿三尺，孔大約有四寸，鐵箍四角似取易沈。余笑曰：「聖人之教，雖曰：『罟不

用數，』而如此之大孔小罾，焉能有獲？」秀峯曰：「此專爲網鯉魯設也。」

見其繫以長綆，忽起忽落，似探魚之有無。未幾，急挽出水，已有鯉魚枷罾孔而

起矣。余始喟然曰：「可知一己之見，未可測其奧妙！」一日，見江心中一峯

突起，四無依倚。秀峯曰：「此小孤山也。」霜林中，殿閣參差，乘風徑過，惜未

一遊。至滕王閣，猶喜蘇府學之尊經閣，移于胥門之大馬頭，王子安序中所云

不足信也。卽于閣下換高尾昆首船，名「三板子」。由贛至南安登陸，值
余三十誕辰，秀峯備獅爲壽。初日過大庾嶺，山巔一亭，匾曰「舉頭日近」，言
其高也。山頭分爲二，兩邊峭壁，中留一道如石巷。口列兩碑，一曰「急流
勇退」，一曰「得意不可再往」。山頂有梅將軍祠，未考爲何朝人。所謂嶺
上梅花，並無一樹，意者以梅將軍得名梅嶺耶？余所帶送禮盆梅，至此將交臘
月，已花落而葉黃矣。過嶺出口，山川風物，便覺頓殊。嶺西一山石竅玲瓏，已
忘其名，輿夫曰：「中有仙人牀榻。」忽忽竟過，以未得遊爲恨。至南雄，雇老
龍船。過佛山鎮，見人家牆頂多列盆花，葉如冬青，花如牡丹，有火紅粉白粉紅
三種，蓋山茶花也。臘月望始抵省城，寓靖海門內，賃王姓臨街樓屋三椽。秀
峯貨物皆鎖與當道，余亦隨其開單拜客。卽有配禮者，絡繹取貨，不旬日而余

物已盡。除夕蚊聲如雷。歲朝賀節有棉袍紗套者，不雜氣侯迥別，卽土著人物同一五官，而神情迥異。正月既望，有署中同鄉三友拉余游河觀妓，名曰「打水圍」。妓名「老舉」。于是同出靖海門，下小艇，如剖分之半蛋而加簋焉。先至沙面，妓船名花艇，皆對頭分排，中留水巷以通小艇往來。每幫約一二十號，橫木綁定以防海風。兩船之間釘以木椿，套以藤圈，以便隨潮長落。搗兒呼爲梳頭婆，頭用銀絲爲架，高約四寸許，空其中而蟠髮於外，以長耳挖插一朶花於鬢，身披元青短襖，著元青長褲，管拖脚背，腰束汗巾，或紅或綠，赤足撒鞵式如梨園旦脚，登其艇卽躬身笑迎，簾幃入艙。旁列椅杌，中設大炕，一門通艙後。婦呼有交，卽聞屢聲雜沓而出，有挽髻者，有盤辮者，傅粉如粉牆，搽脂如榴火，或紅襖綠褲，或綠襖紅褲，有著短襪而撮繡花蝴蝶履者，有赤足而套銀脚

鐺者或於炕，或倚於門，雙瞳閃閃，一言不發。余顧秀峯曰：「此何爲者也？」秀峯曰：「日成之後，招之始相就耳。」余試招之，果卽懽容至前，袖出檳榔爲敬。入口大嚼，澀不可耐，急吐之，以紙擦唇，其吐如血。合艇皆大笑。又至軍工廠，妝束亦相等，維長幼皆能琵琶而已。與之言，對曰「噤」。「噤」者何也。余曰：「少不入廣者以其銷魂耳，若此野妝蠻語，誰爲動心哉。」一友曰：「潮幫妝束如仙，可往一遊。」至其幫，排舟亦如沙面，有著名搗兒素娘者，妝束如花鼓婦。其粉頭衣皆長領，頸套項鎖，前髮齊眉，後髮垂肩，中挽一髮似丫髻，裹足者著裙，不裹足者短襪，亦著蝴蝶履，長拖褲管，語音可辨，而余終嫌爲異服，興趣索然。秀峯曰：「靖海門對渡有揚幫，皆吳粧。君往，必有合意者。」一友曰：「所謂揚幫者，僅一搗兒，呼曰：『邵寡婦。』搗一媳曰大姑，係來自揚州。」

餘皆湖廣江西人也。」因至揚幫，對面兩排僅十餘艇。其中人物皆雲鬢霧

鬢，脂粉薄施，開袖長裙。語音了了。所謂邵寡婦者，慇懃相接。遂有一友另喚

酒船，大者曰「飯廳」，小者曰「沙姑艇」，作東道相邀，請余擇妓。余擇一雛

年者，身材狀貌有類余婦芸娘，而足極尖細，名喜兒。秀峯喚一妓名翠姑。餘

皆各有舊交。艇放中流，開懷暢飲，至更許，余恐不能自持，堅欲回寓，而城已下

鐘久矣。蓋海疆之城，日落即閉，余不知也。及終席，有臥而吃鴉片煙者，有擁

妓而調笑者。伴頭各送衾枕至，行將連床開鋪。余贈詢喜兒，「汝本艇可臥

否？」對曰，「有康可居，未知有客否也。」（康者，船頂之樓。）余曰，「她

往探之。」招小艇渡一邵船，但見合幫燈火相對如長廊。康適無客。搗兒

笑迎，曰，「我知今日貴客來，故留康以相待也。」余笑曰，「姥真荷葉下仙人

哉！遂有倅頭移燭相引，由艙後，梯而登，宛如斗室，旁一長榻，几案俱備。揭帘再進，即在頭艙之頂，床亦旁設，中間方窗嵌以玻璃，不火而光滿一室，蓋對船之燈光也。衾帳鏡奩，頗極華美。喜兒曰：「從臺可以望月。」即在梯門之上，疊開一窗，蛇行而出，即後梢之頂也。三面皆設短欄，一輪明月水闊天空，縱橫如亂葉浮水者，酒船也，閃爍如繁星列天者，酒船之燈也；更有小舢舨織往來，笙歌弦索之聲雜以長潮之湧，令人情爲之移。余曰：「少不入廣。」嘗在斯矣！惜余婦芸娘不能偕遊至此。回顧喜兒，月下依稀相似，因挽之下臺，息燭而臥。天將曉，秀峯等已闕然至。余披衣起迎，皆責以昨晚之逃。余曰：「無他，恐公等掀衾揭帳耳。」遂同歸寓。越數日，偕秀峯游海珠寺。寺在水

中，圍牆若城，四周離水五尺許，有洞，設大炮以防海寇。潮長潮落，隨水浮沉。

不覺炮門之或高或下，亦物理之不可測者。十三洋行在幽蘭門之西，結搆與

洋畫同。對渡名花地，花木甚繁，廣州賣花處也。余自以爲無花不識，至此僅

識十之六七，詢其名有萃芳譜所未載者，或土音之不同歟。海幢寺規模極大。

山門內植榕樹大可千餘抱，陰濃如蓋，秋冬不凋。韓鑑街闌皆以鐵梨木爲之。

有菩提樹，其葉似柿，浸水去皮，肉筋細如蟬翼紗，可讀小冊寫經。歸途訪喜兒

於花艇，適翠喜二妓俱無客。茶罷欲行，挽留再三。余所屬意在廢，而其媳大

姑已有酒客在上。因謂邵搗兒曰：『若可同往寓中，則不妨一敘。』邵曰：『

可。』秀峯先歸，囑從者整理酒殺。余攜翠喜至寓。正談笑間，適郡署王懋

老不期而來，挽之同飲。酒將沾唇，忽聞樓下人聲嘈雜，似有上樓之勢。蓋房

東一姪素無賴，知余招妓，故引人圖詐耳。秀峯怨曰：『此皆三白一時高興，不

合我亦從之。」余曰：「事已至此，應速思退兵之計，非門口時也。」懋老曰：「我當先下說之。」余卽喚僕速雇兩轎，先脫兩妓，再圖出城之策。聞懋老說之不退，亦不上樓。兩轎已備，余僕手足頗捷，令其向前開路。秀挽翠姑繼之，余挽喜兒於後，一闕而下。秀峯翠姑得僕力，已出門去。喜兒爲橫手所拏，余急起腿中其臂，手一鬆而喜兒脫去，余亦乘勢脫身出。余僕猶守於門，以防追搶。急問之曰：「見喜兒否？」僕曰：「翠姑已乘轎去。喜娘但見其出，未見其乘轎也。」余急燃炬，見空轎猶在路旁。急追至靖海門，見秀峯侍翠轎而立。又問之。對曰：「或應投東，而反奔西矣。」急反身過寓十餘家，聞暗處有喚余者，燭之，喜兒也。遂納之轎，肩而行。秀峯亦奔至，曰：「幽蘭門有水竇可出，已託人賄之啓鑰。」翠姑去矣，喜兒速往。」余曰：「君速回寓退兵。」翠

喜交我。』至水竇邊，果已啓鑰。翠先在。余遂左掖喜，右挽翠折腰鶴步，踉蹌出賣。天適微雨，路滑如油。至河干沙面，笙歌正盛。小艇有譏翠姑者，招呼登舟。始見喜兒首如飛蓬，釵環俱無有。余曰：『被搶去耶？』喜兒笑曰：『聞此皆赤金，阿母物也。妾於下樓時已除去，藏於囊中。若被搶去，累君賠償耶。』余聞言，心甚德之，令其重整釵環，勿告阿母，託言寓所人雜，故仍歸舟耳。翠姑如言告母，并曰：『酒菜已飽，備粥可也。』時廡上酒客已去。邵鵠兒命翠亦陪余登廡。見兩對綉鞋泥汙已透。三人共粥，聊以充飢。剪燭絮談，始悉翠籍湖南，喜亦豫產，本姓歐陽，父亡母醮，爲惡叔所賣。翠姑告以迎新送舊之苦，心不歡，必強笑，酒不勝，必強飲，身不快，必強陪，喉不爽，必強歌，更有乖張其性者，稍不合意，卽擲酒翻案，大聲辱罵，假母不察，反言接待不周，又有惡客

徹夜蹂躪，不堪其擾。喜兒年輕初到，母猶惜之。不覺淚隨言落。喜兒亦嘿然涕泣。余乃挽喜入懷，撫慰之。囑翠姑臥於外榻，蓋因季峯交也。自此或十日或五日，必遣人來招。喜或自放小艇，親至河干迎接。余每去，必偕秀峯，不邀他客，不另放艇。一夕之歡，番銀四圓而已。秀峯今翠明紅，俗謂之跳槽，甚至一招兩妓。余則惟喜兒一人。偶獨往，或小酌於平臺，或清談於廡內，不令唱歌，不強多飲，溫存體恤，一艇怡然。鄰妓皆羨之。有空閑無客者，知余在廡，必來相訪。台幫之妓無一不識。每上其艇，呼余聲不絕。余亦左顧右盼，應接不暇。此雖揮霍萬金所不能致者。余四月在彼處，共費百餘金，得嘗荔枝鮮果，亦生平快事。後鴛兒欲索五百金，強余納喜。余思其擾，遂圖歸計。秀峯迷戀於此，因勸其購一妾，仍由原路返吳。明年，秀峯再往，吾父不準偕游，遂

就青浦楊明府之聘。及秀峯歸，述及喜兒，因余不往，幾尋短見。噫！「半年一覺揚幫夢，贏得花船薄倖名」矣！

余自粵東歸來，館青浦兩載，無快遊可述。未幾，芸愍相遇，物議沸騰。芸

以憤激致病。余則程墨安設一書畫鋪於家門之側，聊佐湯藥之需。中秋後

二日，有吳雲客偕毛憶香、王星爛邀余遊西山小靜室。余適腕底無閒囑，其先

往。吳曰：「子能出城，明午當在山前水踏橋之來鶴菴相候。」余諾之。越

日，留程守鋪。余獨步出閘門，至山前，過水踏橋，循田塍而西，見一菴南向，門帶

清流。剝啄問之，應曰：「客何來？」余告之。笑曰：「此得雲也。客不見

匾額乎？來鶴已過矣！」余曰：「自橋至此，未見有菴。」其人回指曰：「客

不見土牆中森森多竹者，卽是也。」余乃返，至牆下，小門深閉。門隙窺之，短

籬曲徑，綠竹猗猗，寂不聞人語聲。叩之，亦無應者。一人過，曰：「膳穴有石，敲門具也。」余試連擊，果有小沙彌出應。余卽循徑入，過小石橋，向西一折，始見山門，懸黑漆額，粉書來鶴二字，後有長跋，不暇細觀。入門，經韋陀殿，上下光潔，纖塵不染，知爲好靜室。忽見左廊又一小沙彌奉壺出。余大聲呼問，卽開室內，星爛笑曰：「何如？我謂三白決不失信也。」旋見雲客出迎，曰：「侯君早膳，何來之遲？」一僧繼其後，向余稽首，同知爲竹逸和尚。入其室，僅小屋三椽，額曰桂軒。庭中雙桂盛開。星爛憶香羣起，嚶曰：「來遲罰三杯！」席上，葷素精潔，酒則黃白俱備。余問曰：「公等遊幾處矣？」雲客曰：「昨來已晚，今晨僅到得雲河亭耳。」歡飲良久。飯畢，仍自得雲河亭共游八九處，至華山而止，各有佳處不能盡述。華山之頂有蓮花峯，以時欲暮，期以後遊。

桂花之盛至此爲最。就花下飲清茗之圃，卽乘山輿，徑回來鶴。桂軒之東，另有臨深小閣，已盃盤羅列。竹逸寡言靜坐，而好客善飲。始則折桂催花，繼則每人一令，二鼓始罷。余曰：「今夜月色甚佳，卽此酣臥，未免有負清光。何處得高曠地，一玩月色，庶不虛此良夜也？」竹逸曰：「放鶴亭可登也。」雲客曰：「星爛抱得琴來，未聞絕調，到彼一彈何如？」乃偕往，但見木屋香裏，一路霜林，月下長空，萬籟俱寂。星爛彈「梅花三弄」，飄飄欲仙。憶香亦興發，袖出鐵笛，嗚嗚而吹之。雲客曰：「今夜石湖看月者，誰能如吾輩之樂哉？」蓋吾蘇八月十八日石湖行春橋下，有看串月勝會，游船排擠，徹夜笙歌，名雖看月，實則挾妓閑飲而已。未幾，月落霜寒，輿闌歸臥。明晨，雲客謂衆曰：「此地有無隱翳極幽僻，君等有到過者否？」咸對曰：「無論未到，并未嘗聞也。」竹

逸曰：「無隱四面皆山，其地甚僻，僧不能久居。向年曾一至，已坍塌。自尺木彭居士重修後，未嘗往焉。今猶依稀識之。如欲往遊，請爲前導。」憶香曰：「枵腹去耶？」竹逸笑曰：「已備素麵矣。再令道人攜酒盒相從也。」麵畢，步行而往。過高義園，雲客欲往白雲精舍。入門就坐，一僧徐步出，向雲客拱手曰：「遠教兩月，城中有何新聞？撫軍在轅否？」憶香忽起曰：「禿」拂袖徑出。余與星爛忍笑隨之。雲客竹逸酬答數語，亦辭出。高義園卽范文正公墓。白雲精舍在其旁。一軒面壁，上懸藤蘿，下鑿一潭，廣丈許，一泓清碧，有金鱗游泳其中，名曰鉢盂泉。竹爐茶竈，位置極幽。軒後於萬綠叢中，可瞰範圍之概，惜柄子俗不堪久坐耳。是時由土沙村過雞籠山，卽余與鴻于登高處也。風物依然，鴻于已死，不勝今昔之感。正惆悵間，忽流泉阻路不得進。

有三五村童掘菌子於亂草中，探頭而笑，似訝多人之至此者。詢以無隱路。

對曰：「前途水大不可行。請返數武，南有小徑，度嶺可達。」從其言。度嶺

南行里許，漸覺竹樹叢雜，四山環繞，徑滿綠茵，已無人跡。竹逸徘徊四顧，曰：「

似在斯而徑不可辨，奈何？」余乃蹲路細嚼，於千竿徑中隱隱見亂石牆舍，徑

撥叢竹間，橫穿入覓之，始得一門，曰：「無隱禪院，某年月日南園老人彭某重修。

」衆喜曰：「非君則武陵源矣！」山門緊閉，敲良久，無應者。忽旁開一門，

呀然有聲，一鶉衣少年出，面有菜色，足無完履，問曰：「客何爲者？」竹逸稽首

曰：「慕此幽靜，特來瞻仰。」少年曰：「如此窮山，僧散無人接待，請覓他遊。」

言已，閉門欲進。雲客急止之，許以啓門放遊，必當酬謝。少年笑曰：「茶葉俱

無，恐慢客耳，豈望酬耶？」山門一啓，卽見佛面，金光與綠陰相映，庭階石礎苔

積如繡。殿後臺級如牆，石闌繞之。循臺而西，有石形如饅頭，高二丈許，細竹環其趾。再西折北，由斜廊臨級而登。客堂三楹，緊對大石。石下鑿一小月池，清泉一派，蒼藻交橫。堂東卽正殿。殿左西向，爲僧房廚竈。殿後臨峭壁，樹雜陰濃，仰不見天。星爛力疲，就池邊小憩。余從之。將啓盒小酌。忽聞憶香音在樹杪，呼曰：「三白速來！此間有妙境。」仰而視之，不見其人，因與星爛循聲覓之。由東廂出一小門，折北，有石磴如梯，約數十級，於竹塢中瞥見一樓。又梯而上，八窗洞然，額曰飛雲閣。四山抱列如城，缺西南一角，遙見一水浸天，風帆隱隱，卽太湖也。倚窗俯視，風動竹梢如翻麥浪。憶香曰：「何如？」余曰：「此妙境也。」忽又聞寒客于樓西呼曰：「憶香速來！此地更有妙境。」因又下樓，折而西，十餘級，忽豁然開朗，平坦如臺。度其地已在殿後峭壁之上。

殘碑缺礎尙存，蓋亦昔日之殿基也。週望環山，較閣更暢。憶香對太湖，長嘯一聲，則羣山齊應。乃席地開樽，忽愁楊腹。少年欲烹焦飯代茶，隨令改茶爲粥。邀與同啖。詢其何以冷落至此？曰：「四無居鄰，夜多暴客。積糧時來強竊，卽植蔬果亦半爲樵子所有。此爲崇寧寺下院，長廚中月送飯乾一石，鹽菜一罈而已。某爲彭姓裔，暫居看守，行將歸去，不久當無人跡矣。」雲客謝以番銀一圓。返至來鶴，買舟而歸。余繪無隱圖一幅，以贈竹逸，誌快遊也。

是年冬，余爲友人作中保所累，家庭失歡，寄居錫山華氏。明年春將之維揚，而短於資。有故人韓春泉在上洋幕府，因往訪焉。衣敝履穿，不堪入署，投札約晤於郡廟園亭中。及出見，知余愁苦，慨助十金。園爲洋商捐施而成，極爲闊大，惜點綴各景雜亂無章，後疊山石亦無起伏照應。歸途忽思虞山之勝。

適有便舟附之。時當春仲，桃李爭妍，逆旅行蹤苦無伴侶。乃懷青銅三百，信步至虞山書院。牆外仰矚，見叢樹交花，嬌紅稚綠，傍水依山，極饒幽趣。惜不得其門而入。問途以往，遇設筵淪茗者，就之。烹碧羅春，飲之極佳。詢虞山何處最勝？一遊者曰：「從此出西關，近劍門，亦虞山最佳處也。君欲往，請爲前導。」余欣然從之。出西門，循山脚，高低約數里，漸見山峯屹立，石作橫紋。至則一山中分，兩壁凹凸，高數十仞。近而仰視，勢將傾墮。其人曰：「相傳上有洞府，多仙景，惜無徑可登。」余興發，挽袖捲衣，猿攀而上，直造其巔。所謂洞府者，深僅丈許，上有石罅，洞然見天。俯首下視，腿軟欲墮。乃以腹面壁，依藤附蔓而下。其人嘆曰：「壯哉！游興之豪，未見有如君者。」余口渴思飲，邀其人就野店沽飲三盃。陽烏將落，未得遍遊，拾赭石十餘塊，懷之歸寓。

負笈搭夜航至蘇，仍返錫山。此余愁苦中之快遊也。

嘉慶甲子春，痛遭先君之變，行將棄家遠遁。友人夏揖山挽留其家。秋

八月，邀余同往東海永泰沙勘收花息。沙隸崇明。出劉河口，航海百餘里。

新漲初闢，尙無街市，茫茫蘆荻絕少人煙。僅有同業丁氏倉房數十椽，四面掘

溝河，築隄栽柳遠於外。丁字實初，家於崇，爲一沙之首戶，司會計者姓王，俱豪

爽好客，不拘禮節，與余乍見卽同故交。宰豬爲餉，傾甕爲飲。令則拇戰，不知

詩文，歌則號呶，不講音律。酒酣，揮工人，舞拳相撲爲戲。蓄牯牛百餘頭，皆露

宿隄上。驅鵝爲號，以防海賊。日則驅鷹犬獵於蘆葦沙渚間，所獲多飛禽。

余亦從之馳逐，倦則臥。引至園田成熟處，每一字號圈築高隄，以防潮汎。堤

中通有水竇，用閘啓閉。早則長潮時啓閘灌之，潦則落潮時開閘洩之。佃人

皆散處如列星，一呼俱集，稱業戶曰「產主」，唯唯聽命，樸誠可愛，而激之非義，則野橫過於狼虎，幸一言公平爽然拜服。風雨晦明，恍同太古。臥床外，矚即觀洪濤，枕畔潮聲如鳴金鼓。一夜，忽見數十里外有紅燈大如栲栳，浮於海中，又見紅光燭天，勢同失火。實初曰：「此處起現神燈神火，不久又將漲出沙田矣。」揖山與致素豪，至此益放。余更肆無忌憚，牛背狂歌，沙頭醉舞，隨其興之所至，真生平無拘之快遊也。事竣，十月始歸。

吾蘇虎邱之勝，余取後山之千頃雲一處，次則劍池而已，餘皆半藉人工，且爲脂粉所污，已失山林本相。卽新起之白公祠塔影橋，不過留名雅耳。其治坊瀆，余戲改爲野芳濱，更不過脂鄉粉隊，徒形其妖冶而已。其在城中最著名之獅子林，雖曰雲林手筆，且石質玲瓏，中多古木，然以大勢觀之，竟同亂堆煤渣。

積以苔蘚，穿以蟻穴，全無山林氣勢。以余管窺所及，不知其妙。靈巖山爲吳

王館娃宮故址，上有西施洞，響屐廊，采香徑，諸勝，而其勢散漫，曠無收束，不及天

平支硎之別饒幽趣。鄧尉山一名元墓，西背太湖，東對錦峯，丹厓翠閣，望如圖

畫。居人種梅爲業，花開數十里，一望如積雪，故名香雪海。山之左有古柏四

樹，名之曰「清奇古怪」。清者一株挺直，茂如翠蓋；奇者以地三曲，形同之字；

古者禿頂扁闊，半朽如掌；怪者體似旋螺，枝幹皆然；相傳漢以前物也。乙丑孟

春，揖山尊人蕓齋先生偕其弟介石率子姪四人往幙山家祠春祭，兼掃祖墓，招

全同往。順道先至靈巖山，出虎山橋，由費家河進香雪海觀游。幙山祠字印

歲於香雪海中。時花正盛，咳吐俱香。余曾爲介石畫幙山風木圖十二册。

是年九月，余從石琢堂殿撰赴四川重慶府之任。溯長汝而上，舟抵皖城。

皖山之麓，有元季忠臣余公之墓。墓側有堂三楹，名曰大觀亭。面臨南湖，背倚潛山。亭在山脊，眺遠頗暢。旁有深廡，北牕洞開。時值霜葉初紅，爛如桃李。同遊者爲蔣壽朋、蔡子琴。南城外又有王氏園。其地長于東西，短於南北，蓋北緊背城，南則臨湖故也。既限於地，頗難位置，而觀其結構，作重臺疊館之法。重臺者，屋上作月臺爲庭院，疊石栽花於上，使遊人不知脚下有屋；蓋上疊石者，則下實，上庭院者，則下虛，故花木仍得地氣而生也。疊館者，樓上作軒，軒上再作平臺，上下盤折，重疊四層，且有小池，水不漏洩，竟莫測其何虛何實。其立脚全用磚石爲之，承重處仿照西洋立柱法。幸面對南湖，目無所阻，騁懷游覽，勝於平園，真人工之奇絕者也。

武昌黃鶴樓在黃鶴磯上，後拖帝鵠山，俗呼爲蛇山。樓有三層，畫棟飛檐，

倚城屹峙，面臨漢江，與漢陽晴川閣相對。余與琢堂冒雪登焉。仰視長空，瓊

花風舞，遙指銀山玉樹，恍如身在瑤臺。江中往來小艇，縱橫掀播，如浪捲殘葉，

名利之心至此一冷。壁間題咏甚多，不能記憶。但記楹對有云：「何時黃鶴

重來，且共倒金樽，澆洲渚千年茂艸；但見白雲飛去，更誰吹玉笛，落江城五月梅

花。」黃州赤壁在府城漢川門外，屹立江濱，截然如壁，石皆絳色，故名焉。水

經謂之赤鼻山。東坡遊此作二賦，指爲吳魏交兵處，則非也。壁下已成陸地。

上有二賦亭。

是年仲冬抵荊州。琢堂得陸潼關觀察之信，留余住荊州。余以未得見

蜀中山水爲恨。時琢堂入川，而哲嗣敦夫眷屬及子琴席芝堂俱留於荊州。

居劉氏廢園，余記其廳額曰紫藤紅樹山房。庭階圍以石欄，鑿方池一畝。池

中建一亭，有石橋通焉。亭後築土疊石，雜樹叢生。餘多曠地，樓閣俱傾頽矣。客中無事，或吟或嘯，或出遊，或聚談。歲暮雖資斧不繼，而上下雍雍，典衣沽酒，且置鑼鼓敲之。每夜必酌，每酌必令。窘則四兩燒刀，亦必大施觸政。遇同鄉蔡姓者，蔡子琴與叙宗系，乃其族子也。情其導遊名勝，至府學前之曲江樓。昔張九齡爲長史時，賦詩其上。朱子亦有詩，曰：「相思欲回首，但上曲江樓。」城上又有雄楚樓，五代時高氏所建，規模雄峻，極目可數百里。遶城傍水盡植垂楊，小舟蕩槳往來，頗有畫意。荊州府署卽關壯繆帥府，儀門內有青石斷馬槽，皆傳卽赤兔馬食槽也。訪羅合宅於城西小湖上，不遇，又訪宋玉故宅於城北。昔庾信遇侯景之亂，遁歸江陵，居宋玉故宅，繼改爲酒家，今則不可復識矣。是年大除，雪後極寒。獻歲發春，無賀年之擾。日惟燃紙炮，放紙鳶。

紮紙燈以爲樂。既而風傳花信，雨濯春塵。琢堂諸姬攜其少女幼子順川流而下。敦夫乃重整行裝，合幫而走。由樊城登陸，直赴潼關。

由河南閿鄉縣西出函谷關，有『紫氣東來』四字，卽老子乘青牛所過之地。兩山夾道，僅容二馬並行。約十里卽潼關，左背峭壁，右臨黃河。關在山河之間，扼喉而起，重樓疊梁，極其雄峻，而車馬寂然，人煙亦稀。昌黎詩曰：『日照潼關四扇開』，殆亦言其冷落耶？城中觀察之下，僅一別駕。道署緊靠北城，後有園圃，橫長約三畝。東西鑿兩池，水從西南牆外而入，東流至兩池間，支分三道：一向南，至大廚房，以供日用；一向東，入東池；一向北折西，由石螭口中噴入西池，遠至西北設閘洩瀉，由城脚轉北，穿竇而出，直下黃河。日夜環流，殊清人耳。竹樹陰濃，仰不見天。西池中有亭，藕花繞左右。東有面南書室三間，

庭
石可弈可飲。以外皆菊畦。西有面東軒屋三間，坐其中
南有小門可通內室。軒北窗下另鑿小池。池之北有小廟，
祀
正中築三層樓一座，緊靠北城，高與城齊，俯視城外卽黃河也。河
之北如屏列，已屬山西界，真洋洋大觀也。余居園南，屋如舟式，庭有土山，上
有小亭，登之可覽園中之概。綠陰四合，夏無暑氣。琢堂爲余顏其齋曰不繫
之舟。此余幕游以來，第一好居室也。土山之間，藝菊數十種，惜未就含葩，而
琢堂調山左廉訪矣。眷屬移寓潼川書院，余亦隨往院中居焉。琢堂先赴任。
余與子琴芝堂等無事，輒出游。乘騎至華陰廟。過華封里，卽堯時三祝處。
廟內多秦槐漢柏，大皆三四抱，有槐中抱柏而生者，柏中抱槐而生者。殿廷古
碑甚多。內有陳希夷書福壽字。華山之脚，有玉泉院，卽希夷先生化形骨蛻

處。有石如洞斗室，塑先生臥像於石床。其地水淨沙明，草多綠色，泉流甚急，修竹繞之。洞外一方亭，額曰無憂亭。旁有古樹三株，紋如裂炭，葉似槐而色深，不知其名。土人即呼曰「無憂樹」。太華之高，不知幾千仞，惜未能裹糧往登焉。歸途見林柿正黃，就馬上摘食之。土人呼止，弗聽，嚼之，澀甚，急吐去。下騎覓泉漱口，始能言。土人大笑。蓋柿須摘下，煮一沸始去其澀，余不知也。十月初，琢堂自山東專人來接眷屬，遂出潼關，由河南入魯。

東濟南府城內，西有大明湖。其中有歷下亭、水香亭諸勝。夏月柳陰濃，載酒泛舟，極有幽趣。余冬日往視，但見衰柳寒煙，一水茫茫而雨七十二泉之冠。泉分三眼，從地底怒湧突起，勢如騰沸。凡從下而上，亦一奇也。池上有樓供呂祖像，遊者多於此。

品茶焉。明年二月，
登州海市，竟無從。

陽。至丁卯秋，琢堂降官翰林，余亦入都。所謂

卷四

選游紀快

三三

浮生六記

卷四

浪游記快

二一四